

馮夢
龍著

黃

山

謎



國學珍本文庫

— 第一集第五種 —

墨憨齋主人著

黃山謎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局經售



★ 歷 略 者 著 ★

墨悲齋主人即馮夢龍。馮為吳縣人。明崇禎中貢生。才情跌宕。風流蘊藉。後世人稱為明季天才狂士。蓋其文字個儻而大胆。為一般拘謹學者所望塵莫及者。其所編「古今小說」及「三言」等。早已膾炙人口。本書為四種作品之合刊。尤其山歌一編。最為完備。風趣而胆大。願讀者細細玩味之。

叙山歌

書契以來。代有歌謠。太史所陳。並稱風雅。尚矣。自楚騷唐律。爭妍競暢。而民間性情之響。遂不得列于詩壇。於是別之曰『山歌』。言田夫野豎。矢口寄興之所為。薦紳學士家不道也。唯詩壇不列。薦紳學士不道。而歌之權愈輕。歌者之心亦愈淺。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譜耳。雖然。桑間濮上。國風刺之。尼父錄焉。以是為情真而不可廢也。山歌雖俚甚矣。獨非鄭衛之遺歟。且今雖季世。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見上古之陳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間者如此。倘亦論世之林云爾。若夫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蘊。其功於掛枝兒等。故錄掛

黃山誌
序文

校詞而次及山歌。

墨憨齋主人題

黃山謎目錄

墨憨齋主人編

卷一 私情四句

笑
賤
看 計二條
騷 計四條
弗騷
學樣
做人情
無郎 計二條
熬

尋郎
作難
等 計二條
摸擬
次身
月上 計二條
引 計二條
走
半夜
娘咳嗽

瞞娘
扯布裙
看星 計二條
娘打 計三條
瞞夫 計二條
打雙陸
瞞人 計四條
贈物 計二條
捉奸 計三條
捉頭

黃山誌 目錄

失竊

孕 計七條

不孕

卷二私情四句

姐兒生得 計八條

捉蜻蜓

穿紅

穿青

有心

偷 計三條

保佑

研光

乾恩

打人精

撒青 計二條

推

貪花

採花

花蝴蝶

五更頭

弗還奉

專心

訶

壽筵

二

送瓜子

唱

隔 計三條

長情 計二條

卷三私情四句

怨曠 計二條

無老婆

一邊愛

交易

冷

盤問

隙

拆帳

弗到頭

做身分

重往來

送郎

別 計二條

久別

哭 計二條

舊人

思量

嫁

怕老公

新嫁

老公小

大細

卷四私情四句

出

新

要

比

多 計二條

兩郎 計三條

兄弟

姑嫂 計二條

娘兒 計二條

阿姨

爭

老人家 計二條

暴後生

卷五雜歌四句

親老婆

和尚

月子學學

鄉下人

節油

醜婦

黃山誌 目錄

孝

大人家阿姐 計二條

大人家阿嫂

聞

瘦妓

大脚妓

揀孤老

八十婆婆

駟

殺七夫

小家公

沈生姜

烏龜

私情報

美妻

卷六咏物四句

風 計二條

花

硯

筆

棋 計二條

雙陸

骰子

毬

捷踢

鷄子

荷包

帳

睡鞋

珠

海青

算盤

麈尾

消息子

網中圈

糞箕

蠟燭

燈籠

走馬燈

筋

茶注

酒鐘

攢盒

鼓

爆杖

流星

墨斗

錢頭

黃山謎目錄

鉤筋

香圓

茶

梅子

茄子

夜合花

葵花

蟋蟀

船計三條

篷

釣魚船

魚

鼠

卷七私情雜註

擺祠堂

借箇星

喫櫻桃

約

咒罵

敲門

釘鬼門

小囚兒

操琴

綽板

寂寞

卷八私情長歌

丟碑頭

蒸籠

竹夫人

湯婆子竹夫人相罵

籠燈

老鼠

綢弗着

歪盤

卷九雜咏長歌

門神

鞋子

雙子

燒香娘娘

破駱帽歌

山人

魚舡婦打生人相罵

卷十桐城時興歌

鞞韃

素帕

葫蘆

劍

竿

木梳

西瓜

茶

塔

猜拳 計二條

天平

燈籠

燈影

鞋

新月

搖頭

調心

黃鶯兒

戀

丟

送郎計二條

募緣

三秀才

舞妓

老妓

教妓

瘦妓

航妓

黃山誌
目錄

長妓

偷妓

禿妓

駝妓

肥妓

痴妓

富妓

饒妓

矮妓

盟妓

老妓

瘡妓

醜妓

聾妓

優妓

售妓

病妓

貧妓

貪妓

醉妓

睡妓

黔妓

拙妓

毬妓

妬妓 逃妓 孕妓 麻妓 村妓 啞妓 拖妓 跋妓 眇妓 鑽妓 淫妓

謎語

字謎五條
天文謎七條
花木謎六條
鳥獸謎七條
文史謎四條
器用謎三十一條
人事謎七條
補遺十條
挂枝兒

調情 (一)
調情 (二)
罵杜康
謝杜康
錯認
咳嗽
贈瓜子
做夢
問咬
分離
寄書
描真

相思
預愁
噴嚏
倦繡
痴想
病
得書
自怨
送情人
憶別
跳槽
情淡

黃山謎
目錄

是非
噴妓
自明
自悔
黑心
見書
春
冬
雨
鷄
荷珠
蒜子

夾竹桃

鏡子
金針
裹脚
帳鉤
蕭
將謂偷閒
萬紫千紅
鞦韆院落
出門俱是
月移花影

黃山誌

目錄

計程應說

絕勝烟柳

總把新桃

一朵紅雲

門泊東吳

故燒高燭

牧童遙指

曉窗分與

家家扶得

輕烟散入

吹面不寒

一枝紅杏

杖藜携酒

東風吹水

輕薄桃花

怕有魚郎

盡是劉郎

前度劉郎

沙上鳧雛

却教明月

野渡無人

緩尋芳草

夕陽蕭鼓

却疑春色

青草池塘

莫遣紛紛

玉人歌舞

惟解漫天

不是愁中

不信東風

絲絲天棘

多少工夫

不知春去

又得浮生

惟有葵花

閒敲棋子

閒看兒童
添得黃鸝
困人天氣
摘盡枇杷
併作南來
滿架薔薇
也傍桑陰
繞了蠶桑
短笛無腔
兩山排闥
飛入尋常
江城五月

黃山誌

目錄

西出陽關
一任兩山
白雲明月
不道人間
滿堦落葉
卧看牽牛
明月明年
風景依稀
直把杭州
映日荷花
淡妝濃抹
月鉤初上

數聲魚笛
一池月浸
紗帽閒眠
紫薇花對
為有源頭
此日中流
回頭不是
無復明朝
最是橙檣
纔有梅花
夜半鐘聲
月中霜裏

惹得詩人

深深籠水

雪却輸梅

與梅併作

不脫蓑衣

漫騰騰地

池上於今

野芳雖晚

四十餘年

君王又進

怎忍花前

水遠山遙

莫管城頭

滿眼蓬蒿

一滴何曾

不妨遊衍

疑是瓊宮

暫時相賞

何用浮名

五湖烟景

西樓望月

微軀此外

直欲漁樵

海鷗何事

枕簟仍敬

愁見河橋

男兒到此

但逢佳節

更待銀河

夜深搔首

相送柴門

安得元龍

斷橋垂露

醉把茱萸

空戴南冠

餘音賸亮

賞心從此
敬兒且覆
不須檀板
好收吾骨
豁然直到
也應無計
庭院春深
為問蟠桃

黃山誌
目
錄

黃山謎

墨憨齋主人編

山歌一 私情四句

笑

采南風起打斜來。好朵鮮花葉上開。後生娘子家沒要嘻嘻笑。多少私情笑裏來。

凡生字。聲字。爭字。俱從俗談叶入江陽韻。此類甚多。不能備載。吳人歌吳。譬諧打瓦拋錢。一方之戲。正不必如欽降文規。須行天下也。

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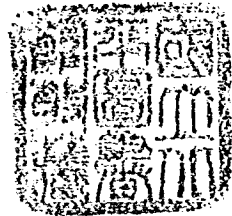
思量同你好得場。駁弗用媒人弗用財。絲網捉魚盡在眼上起。千丈綾羅梭裏來。

笑不許賤不許。只此便是「周南」「內則」了。

看

小年紀後生弗識羞。卮了走過子我裏門前嘍轉頭。我裏老公谷碌碌介雙眼睛弗是清昏箇。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黃山誌 山歌：私情四句

二

你要看奴奴那弗到後門頭。

好雙谷碌碌眼睛。只顧其前。不顧其後。

又

姐兒窗下繡鴛鴦。薄福樣郎君搖舩正出浜。姐看子郎君針棚子手。郎看子嬌娘舩也橫。

騷

青滴滴箇汗衫紅主腰。跳板上欄子耍樣橋。搭棚水鬢且是粧得恍。仔細看箇小阿姐兒再是
羊油成塊一團騷。

一云。東南風起發跑跑。箇屋新結識箇私情打撮得嬌。戴帽上簇花氈賣悄。外江舩裝
貨滿風梢。亦惹同。

又

真當騷。真當騷。大門閣落裏日多闊介兩三遭。小阿奴奴好像寺院裏齋僧來箇便有分。我情
郎好像撐船哥各人有艚各人搖。

又

真當驛。真當驛。大門前冷眼捉人瞧。姐兒好像杭州一雙木拖隨人套。我情郎好像舊相知。飯店弗俏招。

又

姐兒心痒捉郎睡。我郎君一到弗相饒。船頭上火着直燒到船艙裏。虧了我郎君搭救了我箇船。

弗驛

出名虎丘山到弗高。第一等快船到弗是搖。有意思箇拳師弗動手。會偷漢箇娘到弗驛。

弗驛處。正不可及。理會得着。便覺驛者無味。

學樣

對門隔壁箇姐兒。儕來搭結私情。卽得教奴弗動心。四面桃花我看子多少箇樣。卽教我龍池浴一身青。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三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偏是此樣。一學就會。

做人情

二十去子廿一來。弗做得人情也是駭。三十過頭花易謝。隻手招郎郎弗來。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此歌大可玩味。

無郎

姐兒立在碧紗窗。眼觀孤鴈好恓惶。黃連抹子豬頭苦惱子。好恨箇股落山門無子廊。

又

西風起了姐心悲。寒夜無郎喫介箇虧。囉裏東村頭西邨頭。南北兩橫頭。二十後生閒來搭。等我伴過子寒冬遠子渠。

熬

二十姐兒胭弗着在踏床上登。一身白肉冷如冰。便是牢裏罪人也只是箇樣苦。生炭上煎金熬壞子銀。

尋郎

搭郎好子喫郎虧。正是要緊時光弗見子。渠羅裏西舍東隣行方便。箇老官悄悄裏尋箇情哥。郎還子我。小阿奴奴情慳熱酒三鍾親遮渠。

作難

今日四明朝三。要你來時再有多呵難。姐道郎呀好像新筍出頭。再喫你逐節脫。花竹做子。續年多少班。

等

姐兒立在北紗窗。分付梅香去請郎。泥水匠無灰磚來裏等。隔窗趁火要偷光。

又

梔子花開六瓣頭。情哥郎約我黃昏頭。日長遙遠難得過。雙手扳窗看日頭。

摸擬

弗見子情人心裏酸。用心摸擬一般般。閉子眼睛望空親箇嘴。接連叫句『俏心肝。』

黃山誌

山歌：私情四句

五

黃山謎 山歌 私情四句

六

是真境。亦是妙境。

次身

姐兒心上自有第一個人。等得來時退次身。無子餽純麵也好。捉渠權時點景且風雲。

點景時第一箇人何在。

月上

約郎約到月上時。郎了月上于山頭。弗見渠。唵弗知奴處山依月上得早。唵弗知郎處山高月上得遲。

又

約郎約到月上天。再喫個借住夜個閒人。借于大門前。你要住奴個香房。奴情願。甯可小阿奴。奴姻在大門前。

姑蘇李秀才。貧而滑稽。新冬攜一僕。就試崑山。黑夜無依。徬徨行路。偶見小門微啓。趨入求宿。主婦以獨居堅却。李哀懇益力。主婦怒。走入。李竟閉門。憇小櫃上。頗聞主婦言語。亦

不復顧。少頃寂然。而凍餒無聊。久不成寐。忽聞戶外彈指聲。不敢應。已而漸急。乃啓門一線。而手持伺之。則男子致豚蹄一盂也。曰：『暫往攜酒。姑少待我。』無何。酒至。極撥。李取酒。便欲掩門。而男子一足已入。李極力闌之。男子竊竊語甚絮。復取李手按其私。翹然如植鐵。明其急也。李不覺情動。忽舉。亦以男子手按之。男子驚而逸。李取酒肉與僕潛啖飽。睡。天小明。便去。尚以錫壺及盃付酒家。治朝饗云。奇事。

引葉平聲

郎見子姐兒再來。搭引了引。好像銅杓無柄。熬煎。姐道：我郎呀。磨子無心空自轉。弗如做子燈煤頭落水。測聲能。

引。舊作殷。欠通。今從引。而以平聲為土音。甚妥。

又

爹娘教我乘涼坐子一黃昏。只見情郎走來面前來引一引。姐兒慌忙假充螢火虫。說道：『爺來裏娘來裏。』嗔怕情哥郎去子。唱道：『風婆婆且在幃裏登。』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七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八

「螢火虫。娘來裏。爺來裏。搓條麻繩縛來裏。」及「風婆婆草裏登。喝聲便起身。」皆吳中相傳小兒謠也。

走

即在門前走子七八遭。姐在門前只捉手來搖。好似新出小鷄娘。看得介緊。倉場前後兩邊做。
一云。「結識私情隔條橋。對門酒店兩邊標。黃拍皮做子酒標標。得奴肚裏介苦。百萬倉相對兩邊做。」

半夜

姐道我郎呀爾。若半夜來時沒要捉個後門敲。只好捉我場上鷄來拔子毛。做做子黃鼠郎偷。鷄引得角角哩叫。好教我穿子單裙出來趕野貓。

娘咳嗽

結識私情窗裏來。喫娘咳嗽捉鶯騷。灘塌草庵成弗得個寺。何仙姑丫髻兩分開。

瞞娘

阿娘管我虎一般。我把娘來鼓裏瞞。正是巡檢司前失子賊。枉子弓兵曉夜看。

近來弓兵慣與賊通氣。正恐學阿娘樣耳。

扯布裙

姐在衙堂走一遭。喫情哥郎扯斷子布裙腰。親娘面前只說肚裏痛。手心捧住弗伸腰。

看星

姐兒推窗看個天上星。阿娘曉認道約私情。好似漂白布衫落在油缸裏。曉夜淋灰洗弗清。

又

小阿奴奴推窗只做看個天上星。阿娘就說道結私情。便是肚裏個蛔虫無介得知得快。想阿娘也是過來人。

娘打

喫娘打子哭哀哀。喫見情郎躑搭搭來。黃絲草無根天養活。荷花蕩裏藕船來。

是惹禍太歲。又是散悶冤家。

黃山誌 山歌：私情四句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一〇

又

喫娘打子哭哀哀。索性教郎夜夜來。汗衫累子屢糝拼得洗。連底湖膠打弗開。

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又

喫娘打子喫娘羞。索性教郎夜夜偷。娘道郎呀。我聽你若學子。古人傳得個風流話。小阿奴奴便打殺來香房也罷休。

瞞夫

急水灘頭下斷簾。又張蟹丫又張鰻。有禍個情哥弗知喫子阿奴個多少。圍臍蠻。我個親夫弗知喫子小阿奴奴多少鰻。

又

姐聽情哥拍面來。再喫我裏親夫看見子了兩分開。小阿姐兒好像喫子黃荳大青梅。當弗得酸溜溜又介苦。我郎君好像冷飯無茶噎。噎裏介來。

打雙陸

姐兒窗下織白羅。情郎搭子我裏個人打雙陸。只聽得我裏個人。口裏說道把住子門捉兩個。嚇得我滿身冷汗手停梭。

瞞人

結識私情要放乖。弗要眉來眼去被人猜。面前相見同還禮。狹路上個相逢兩閃開。

又

人人說我與你有私情。尋場相罵洗身清。你便拔出子拳頭只說打。我便手搭子吳山罵洞庭。

又

姐道我郎呀。你要來時便自來。沒搭子閒人同走來。閒人便是屋頭頂上個星老鴉口。未到天明喊出來。

又

搭識子私情雪裏來。屋邊頭個脚踏有人猜。三個銅錢買雙草鞋我裏情哥郎顛倒着。只猜去

黃山誌 山歌：私情四句

一一

子弗猜來。

贈物

結識私情人弗覺鬼弗知。再來綠紗窗下送胭脂。仰面掃塵落來人眼裏。算盤跌碎滿街珠。

又

結識私情人弗覺鬼弗聞。再來綠紗窗下送汗巾。壽器上剥灰材露布。老陰陽到處說新墳。

捉奸

結識私情未曾曾。外頭喫話捉奸情。歪嘴油瓶喫子個口弗好。絕臭泥出弗得好香菱。

一云。『肩來眼去未着身。外頭喫要捉奸情。典當內無錢囉弗說我搭你有。月亮裏提燈空掛明。』亦可。

弱者奉鄉鄰。強者罵鄉鄰。皆私情姐之為也。因製二歌。歌之一云。『姐兒有子私情忒忒能。無茶有水奉鄉隣。巡鹽箇衙門單怕得黑管鹽事。投記箇梅香賠小心。』一云。『價說嘴箇婆娘結識子人。防別人開口先去罵鄉鄰。六月裏天光弗怕掀箇凍瘡。行兇取債

再是討銀精。

又

捉賊從來捉個賊。捉奸個從來捉個雙。姐道郎呀。我聽你并膽同心一個人能介好。囉怕閒人捉要雙。

又

古人說話弗中聽。郎了一個嬌娘只許嫁一個人。若得武則天娘娘改子過本大明律。世間囉撒捉奸情。

此余友蘇子忠新作。子忠篤士。乃作此思想。文人之心何所不有。

捉頭

姐聽情郎剛上得樓。弗知個屋間神野鬼囉裏聽着子了。唳把住後門頭。拗破子個燈籠個個眼裏火。慣賭囊家要捉頭。

失窠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一三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一四

昨夜同郎說話長。失寤直睏到大天光。金瓶兒養魚無出路。鴛鴦鴨蛋兩邊脫。

孕

結識子個私情又怕外人猜。路上相逢兩閃開。姐道郎呀我聽爾生牛皮做子汗中無人拭得破。只怕鳳仙花子綻笑開來。

又

來一遭。摸一遭。看看短子布裙腰。只有『孕』字寫來弗好看。裏頭子大奶頭高。

又

路來行來逐步移。腹中想必有疏蹊。穀雨下秧傳子種。六月裏個耘苗滿肚泥。

又

眼淚汪汪哭向郎。我喫腹中有孕受人當。娑婆樹底下乘涼奴踏月。水漲船高難隱藏。

又

姐兒肚痛呷姜湯。半夜裏私房養子個小孩郎。玉指尖尖抱在紅燈下看。半像奴奴半像郎。

又

情哥傳下小風流。羅帳裏無郎教我那亨留。蒲蓆包來對子荷花池裏只一丟。思量幾遍跌心頭。

又

姐兒囑付小風流。只有喫個羅帳裏無郎弗好留。你打聽得情郎聽我有個成親日。依先到我腹中投。

不孕

結識私情賽過天。弗曾養得介個男女接香烟。好像石灰舫上平基板。常常堂白過子兩二年。常堂堂白過子兩三年。並無疤痕惹人憐。世間噴弗斷絕子風流種。何消得男女接香烟。

山歌二 私情四句

姐兒生得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一六

姐兒生得好身材。好似薦糶船。輪滿未曾開。郎要糶時姐要糶。探筒打進裏頭來。

又

姐兒生得好像一朵花。喫郎君扳倒像推車。猪油煎子麵筋犂子我。材前孝子滿身麻。

又

姐兒生得像朵花。十字街頭去買茶。姐兒道賣茶客人爾弗要撥個粗枝硬梗屑來我。連起子羅裙憑你扭。

又

姐兒生得有風情。枕上相交弗老成。小阿姐兒好像五夏六月個星。長脚花蚊子。咬住子情郎。鳴鳴能。

又

姐兒生得眼睛鮮。鐵匠店無人奴把鉗。隨你後生家性發銅能介硬。經奴爐竈軟如綿。

又

姐兒生時滑油油。遇着子情郎就要偷。正像個柴檫上火燒處處着。葫蘆結頂丹是團團頭。

又

姐兒生得好個白胸膛。情郎摸摸也無妨。石橋上走馬有得箇記認。水面砍刀無損傷。

又

姐兒生得俊俏又尖酸。郎去料渠喫渠釘子介個眼睛拳。郎道姐兒呀。活潑潑個鯉魚弗要跌殺子了賣。要銅錢及早傍新鮮。

捉蜻蜓

姐兒生來骨頭輕。再來浮萍草上捉蜻蜓。浮萍草翻身落子水。想阿奴奴原是箇下頭人。

穿紅

姐兒生性愛穿紅。紅裙紅襖紅林曾。小阿奴奴好像元宵夜裏個面花匡鼓。黃昏頭就要搗介雨三通。

穿青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黃山誌 山歌：私情四句

一八

姐兒上穿青下穿青。只有腳底下三寸弓鞋也是青。小阿奴奴上青下青青到底。見子我郎君俏麗一時評。

有心

郎有心。姐有心。思量無處結同心。好像雙鞭板壁眼對子眼。蠟燭上無油空費心。郎有心。姐有心。屋少人多難近子個身。胸前頭個鏡子心裏照。黃昏頭圍子夜頭盛。郎有心。姐有心。囉怕人多屋又深。人多那有千隻眼。屋多那有九重門。

結識私情只要自即伶。閒人囉個能當心。憑你千隻眼只要瞞得兩隻眼。九重門只要進得一重門。

偷

東南風起響愁。郎道十六七歲個嬌娘那亨偷。百沸滾湯下弗得手。散線無針難入頭。姐兒聽得說道弗要愁。趁我後生正好偷。儂了弗捉滾湯侵杓水。拈線穿針便入頭。

又

姐兒梳個頭來漆碗能介光。人頭裏脚踏郎。當初只道郎偷姐。如今新泛頭世界姐偷郎。
姐兒梳個頭來漆碗能介光。那你臘月裏個醃魚能在行。更個恍水鬢梳來就是掛個招牌無兩樣。何消嘆用脚踏郎。

又

結識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當。拚得到官雙膝餛頭跪子從實說。咬釘嚼鉄我偷郎。
此姐大有義氣。

保佑

二月裏菜花到處黃。公婆兩個去燒香。癡烏龜口裏呼嚶嚶介通陳。只捉家婆來保佑。囉道家婆嘿測測保佑自情郎。

真正癡烏龜。

研光

姐兒兒子有情郎。好似雲遊僧投飯入齋堂。嘆像染坊店裏畫石貪色碗。研子多多少少光。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一九

乾思

見郎俊俏姐心癡。郎得同床合被時。虫蛀子蝗魚空白齋。出銅銀子是千絲。

一云。『井面上開花井底下紅。簾絲籃吊水一場空。梭子裏無絲空來往。有針無線枉相逢。』又云。『郎看子姐了姐看子郎。四眼相關難抵當。好似板門上門神空成對。早秋迷露弗成霜。』俱同意。

打人精

姐見子郎來駘駘。裏介弗起身。你再像寺裏金剛假大人。館驛裏鋪陳知道你接子多少客。打皂隸打人精。

一云。『姐兒生來鳳凰眼。入哥聲。悠悠拽拽引郎君。郎道姐兒你是酒店裏壺瓶着子多。哈人箇手。試金石身小。倒是識人情。』大意同。

撇青

姐見郎來便閃開。僂個人前要賣乖。郎道姐兒呀。溼蕪糠種火慢慢裏煨着子你。只怕雨打泥

牆自倒來。

一云「姐兒年少花未開。見子洗水鬢自情郎頭弗擡。郎道姐兒呀。我是西瓜皮種火務。委慢慢裏煨着子爾。只教爾雨落裏打牆蘇下來。」大意同。

一云「容貌嬌恣奴奪魁。同郎有意只無媒。爾是站塪踏車逐脚上。水濕籠糠慢慢煨。」亦可。

又云「郎道姐兒。世間宜假不宜真。薄薄裏推來又一層。盤古以來也是有數箇三貞并九烈。近來能有幾箇得身清。」

又

姐兒郎來推轉子門。再來門縫裏張來門縫裏聽。郎道姐兒呀。你好像絨帽子風吹氈做勢。邊熟黃梅賣甚青。

推

喫子你個虧。喫子你個虧。狹港裏撐船那了有介多呵推。冷飯糝糊窗少弗得喫我粘上子。綿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二一

黃山誌

山歌：私情四句

二二

布棚飾獨喫眼下遲。

貪花

新做頭中插朵花。姐兒看見就捉手來拿。拿花弗着喫郎摸子妳。郎貪白妳姐貪花。

第二句舊云「貪花阿姐再捉手來拿。」不知留在末句說出有味。

採花

隔河看見野花開。寄聲情哥郎聽我採朵來。姐道郎呀。你採子花來小阿奴奴原捉花謝于你。決弗教郎白採來。

真是貪花阿姐。

花蝴蝶

自靠妝臺手托腮。思量情惹得場呆。姐道郎呀。你好像後園中一箇花蝴蝶。採子花心使弗來。郎道姐兒呀。我也弗是採子花心使弗來。南邊唳有一枝開。我今正是花蝴蝶。處處花開等我來。

五更頭

姐聽情哥郎正在床上啼嚶。忽然鷄叫曉是五更頭。世上官員只有欽天監第一無見識。你做閨年閨月郎了正弗閨子介箇五更頭。

已用掛枝詞矣。戴幸甫云。『不妨並美。』存之。

弗還拳

昨夜同郎醉後眠。一言不合就捉我箇鬚來擗。喫渠罵子喫渠打。憶郎君好處只是弗還拳。

郎得此大賢德夫人。

專心

姐兒弗會縫聯弗補針。單單只會結私情。姐道郎呀。小阿奴奴弗是真當弗會做生活。只為情郎怕分子心。

訴

日裏思量夜裏情。扯住情哥訴弗清。失落子金環常憶耳。我是滿頭珠翠別無銀。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黃山誌 山歌：私情四句

二四

奢遮

結識箇姐兒忒奢遮。聽渠嘖討荷包嘖討鞋。姐道郎呀。你五月端午先掛子荷包去。九月重陽來着鞋。

自有真趣。

送瓜子

瓜子尖尖殼裏藏。姐兒剝白送情郎。姐道郎呀。瓜仁上箇滋味便是介。小阿奴奴舌尖上香甜仔細嘗。

唱

姐兒唱隻銀絞絲。情哥郎也唱隻掛枝兒。郎要姐兒弗住介絞。姐要情郎弗住介枝。

隔

結識私情隔條浜。灣灣走轉兩三更。小阿奴奴要拔隻金釵銀釵造條私情路。嘖怕私情弗久長。

又

結識私情隔躲牆。兩邊有意弗同床。姐道郎呀。只有鑽槍磨針。卽得針愛子槍。搬來小阿奴奴。半夜三更掘開子牆。

又

結識私情隔條街。常堂堂伸手摸姝妹。路上行人弗好看。索性搬來合子家。

一云。『結識私情隔條街。又擔米了又擔柴。朝擔暮擔擔弗了。一性搬來合子家。』亦可。

長情

思愛私情勿論年。好像春三二月輪陣箇揚花到處綿。郎道姐兒呀。長江裏拋子鐵毯我聽你滾到底。姐道郎呀。隔夜湯團我聽你也是宿水圓。

又

結識私情難起頭。起子頭來難罷休。我聽你鏡子做子枕頭明明裏介。要竊盜無油暗裏偷。

黃山誌

山歌：私情四句

二五

山歌三 私情四句

怨曠

天上星多月弗多。世間多少弗調和。你看二八姐兒縮腳脰。二十郎君無老婆。

又

小阿姐兒無丈夫。二十後生無家婆。好似學堂門相對子箍桶匠。一邊讀字一邊箍。

無老婆

別人笑我無老婆。你弗得知我破飯籬淘米外頭多。好像深山裏野雞隨路宿。老鴉烏無窠到有窠。

一云『別人笑我無老婆。破籬淘米外頭多。未到黃昏弗敢走。間邊找箇邊拖。』更可
笑。

一邊愛

郎弗愛子姐哩。姐愛子郎。單相思幾時得成雙。小阿奴奴拚得箇老面皮。聽渠勾搭句話。若得渠答應之時好上樁。

交易

郎愛子姐哩。姐愛愛子郎。偷情弗敢明當當。姐有親夫郎有眷。何弗做場交易各成雙。

這場交易。誰做中人。

冷

姐道郎呀。我當初結識你。哈裏好像寶和珍。那間那了你冷如冰。我好像裱褙店裏箇蛀虫。喫子別人多少畫。新妝塑箇天尊受子多少金。郎道姐兒呀。我當初結識你。哈裏真當寶和珍。那間果係冷如冰。喫你好像煎退箇藥查。攔路倒。月裏箇孩童弗揀人。

上二句。或云。『當初捉你扇面上。貼金全上金。那間搭你水面上。結冰冰上冰。』亦佳。

一云。『姐道郎呀。我當初結識我。指望心對心。囉得知是黃梅天水發。一時渾。你是暗信。裏潮來捉弗得多呵准。夏天雨落隔田晴。』亦可。

黃山誌

山歌：私情四句

二八

盤問

姐說說話弗到家。喫郎君盤問只捉指頭牙。姐道郎呀。我是鉛彈打人銃口出。小團兒家踏水暫時車。

隙

一雞死子一鷄鴨。鷄兒無鷄眼殺子人。你情願充軍旗下立。小阿奴奴弗來搭強求人。

拆帳

浪搭私情三四春。一場喫醋走進子是非門。姐道郎呀。過子八月半重陽蚊子口開花我聽你拆帳罷。叫化和尚口裏念箇要正經。

弗到頭

結識私情弗到頭。扯破情書便罷休。百腳旗上火發竿着子。有壺無箭儂來投。

做身分

千言萬語儂丟開。教你來時只是弗肯來。搭棚子黃惹我箇心還在。那了有你介箇做身分。

臭天災。

重往來

言三話四說弗開。弗如關子大門床上來。糊破子繡毯放子箇口氣。新砌街兒重往來。

送郎

送郎出去並肩行。娘房前燈火亮澄澄。解開襖子遮郎過。兩人并做子一人行。送郎送到灶
跟頭。喫郎踢動子火叉頭。娘道丫頭耍箇響。小阿奴奴回言道。燈臺落地狗偷油。送郎送到
屋簷頭。喫郎踢動子石碑頭。娘道丫頭耍箇響。小阿奴奴回言道。是蛇盤蛤蛇落洋溝。姐送
情哥到半場。門前狗咬兩三聲。小阿奴奴玉手親抱住子金絲狗。莫咬子我情哥驚覺子娘。

別

別子情郎送上橋。兩邊眼淚落珠拋。當初指望杭州陌紙合一塊。那間拆散子黃錢各自飄。

又

滔滔風急浪滔天。情哥郎板棹要開舡。挾絹做裙郎無幅。居簷頭種菜姐無園。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三〇

久別

情哥郎春天去子不覺嘆立冬。風花雪月一年空。姐道郎呀你好像浮麥牽來難見麪。厚紙糊窗弗透風。

哭

姐兒子郎來哭起來。卹了你多時弗走子來。來弗來時回絕子我。省得我南窗夜夜開。

又

姐兒哭得悠悠咽咽一夜憂。卹了你恩愛夫妻弗到頭。當初只指望山上造樓樓上造塔塔上。參梯升天同到老。如今箇山逆樓攆塔倒梯橫便罷休。

舊人

情郎一去兩三春。昨日書來約道今日上我箇門。將刀劈破陳桃核。霎時間要見舊時仁。

一云。『姐兒說向我弗聽。我聽你也是隔年桃核舊時仁。爾汝要做子桑葉交秋弗採子我。』
『我。』
『爾。』
爾再是黃梅天日出弗長晴。

思量

弗來弗往弗思量。來來往往掛肝腸。好似黃柏皮做子酒兒呷。來腹中陰落落裏介苦。生吞蜚
蟻蟹爬腸。

嫁

嫁出囡兒哭出子箇淚。掉子村中恍後生。三朝滿月我搭你重相會。假充娘舅望外甥。

娘舅便可免物讓。堪為歐文忠公解嘲。

怕老公

丟落子私情噴弗通。弗丟落箇私情噴介怕老公。甯可撥來老公打子頓。那捨得從小私情一
旦空。

新嫁

姐兒昨夜嫁得來。情哥郎性急就忒在門前來。姐道郎呀。兩對手打奉你且看頭勢。沒要大熱
牽鬘做出來。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三二

老公小

老公小。弗風流。只同羅帳弗同頭。搭宅基一塊好田。只喫你弗會種。年年花利別人收。

大細

姐兒養箇大細忒喇茄。喫箇情哥郎打子兩學大背花。常言道踏子爺床使得親娘叫。難道我踏子娘床弗是你搭爺。

這箇名分正不成。胡亂些罷。大細。兒女之稱。喇茄。猶云忘悞。

山歌四 私情四句

出

當官鉅匠出細絲。護短爺娘出俊兒。道學先生口裏出子孔夫子。情人眼裏出西施。

情眼出底纔是真正西施。假使西施在今反未必會好也。即如孔夫子。當時削迹伐木。受盡苦楚。比得道學先生口裏說得去。行得通否。

新

新種箇茨菇弗長得根。新開麵店弗會裹餛飩。新出景箇闊容還漲紅子臉。卽了新開鞏阿姐會尋人。

要

郎種荷花姐要蓮。姐養花蠶郎要綿。井泉吊水奴要桶。姐做汗衫郎要穿。

比

憑你春山弗比得姐箇青。憑你秋波弗比得姐箇明。憑你夜明珠弗比得姐箇寶。憑你心肝弗比得姐箇親。

有舟婦製勸郎哥頗佳。因附此。勸郎莫愛漢曲曲。一棹沿河。失却清如玉。奴有秋波湛湛明。覷郎無轉勝。勸郎莫愛兩重山。帆轉山迴。霎時雲霧間。奴有春山眉黛小。憑郎朝夜看。勸郎莫愛杏遮舫。雨餘紅棹。點點逐春潮。郎試清歌奴小飲。腮邊紅暈鏡。勸郎莫愛檣烏啼。烏啼啞啞。何曾心向誰。奴為郎啼郎弗信。驗取舊青衣。勸郎莫愛離船柳。

黃山誌

山歌：私情四句

黃山誌 山歌：私情四句

三四

颺亂飛花。故撲行人首。奴把心情緊緊拴。為郎端的守。勸郎莫愛湖心月。短檠輕枕。攪得圓還缺。奴願團圓到白頭。不作些時別。勸郎莫愛汀洲雁。一篙打起。嘹唳鷺飛散。縱有風波突地邪。奴心終不變。

多

天上星多月弗明。池裏魚多水弗清。朝裏官多亂子法。阿姐郎多亂子心。

余嘗問名妓候慧卿云。『卿輩閨人多矣。方寸得無亂乎。』曰。『不也。我曹胸中自有考索一張。如捐額外者不論。稍堪屈指。第一第二以至累十。井井有序。他日情或厚薄。亦復升降其間。儻獲奇材。不妨點陟。即終身結果。視此為圖。不得其上。轉思其次。何亂之有。』余嘆美久之。雖然。慧卿自是作家語。若他人未必心不亂也。世間尚有一味淫貪。不知心為何物者。則有心可亂。猶是中庸阿姐。

又

東也困。西也眠。算來孤老足三千。常言道三世修來難得一處宿。小阿奴奴是九千世修來結

個緣。

兩郎

和尚相打光打光。師姑相打扯胸膛。螢火虫相打爭光起。四金剛相打爭兩廊。

又

一箇姐兒結識子兩箇郎。你來喫醋我爭光。姐道郎呀。打倒子老虎大家喫塊肉。弗如輪流更替捉箇大門看。

又

同結箇私情沒要爭。過子黃昏還有五箇更。忙月裏踏辱我聽你盤工看。兩面糖罈各自蓋。

兄弟

結識子兄弟又結識子箇哥。你搭弟兄兩箇要調和。小阿叔叔有子田兒又要地。買子官窰那少得哥。

姑嫂

黃山謎 山歌：私情四句

黃山誌 山歌：私情四句

三六

姑嫂兩箇並肩行。兩朵鮮花躑躅強。姑道露水裏採花。還是含蕊兒好。嫂道池裏荷花開。箇香。

又

結識子箇嫂。喫結識子箇姑。姑娘能白。嫂能烏。深山裏落葉。弗要掃。腳桶寬來。只要箍。

娘兒

娘兒兩箇並肩行。兩朵鮮花躑躅強。因兒道池裏藕兒嫩。箇好。娘道沙角菱兒老。箇香。

又

結識子因兒。喫要結識子箇娘。娘兒兩箇細商量。竹筒裏點火。相照管。撐弗過航船。同把浜。

阿姨

天上烏雲載白雲。女婿搖舫載丈人。你搭因兒算命箇。說道青草裏得病。枯草裏死。千萬小阿姨。莫許子外頭人。

爭

一朝迷露一朝霜。鏡臺前手冷嫩梳妝。披頭散髮聽娘爭嚷。妾般樣天氣我無郎。娘道因兒呀。你弗要慌來弗要忙。我教爹去尋媒話你箇郎。六十歲做親八十歲死。還有廿年夫婦好風光。因道娘呀。我也弗慌來也弗忙。也弗要爹去尋媒話我箇郎。爹爹也弗要來娘房裏去。哥哥也弗許聽箇嫂同床。爭娘弗過聽箇外婆爭。你幾歲上貪花養我箇娘。娘幾歲上貪花養子我。小阿奴奴幾歲上養外甥。外婆道。因兒弗要聽我爭。我十六歲貪花養子你箇娘。娘十七歲上貪花養子爾。外甥十八正當爭。

一云。『外甥因兒再聽外婆爭。儂是爾貪花生出子我箇娘。我裏箇娘貪花養子我。教我貪花驚後生。』更好。

老人家

結識私情沒結識箇老人家。老人家做事慢他他。後生家兒子人來三腳兩步閃開子去。老人家還要的的搭搭摸蒲鞋。

一云。『結識私情只結識箇後生。豁得箇盪跳得牆。一聲響覺人在房門外。羅帳內無

黃山誌 山歌：雜歌四句

三八

人好聽渠爭。『即此惹。

又

結識私情等結識箇老人家。先弗為跳踏喫醋上結子鬧冤家。別人只道是多年尊長空來往。
囉道老人家原有老耆過。

暴後生

結識私情沒要結識暴後生。渠好似新出螃蟹無肚腸。新造廟堂圍圍裏介盞清明插柳遍傳揚。

山歌五 雜歌四句

親老婆

天上星多月弗多。雪白樣雄鷄當弗得箇鵝。衰粥衰飯還是自家田裏箇米。有病還須親老婆。
忽然道學。還是無病的日子多。

和尚

天上星多月弗多。和尚在門前唱山歌。道人問道師父那了能快活。我受子頭髮討家婆。討了家婆反未必快活。這和尚還是門外漢。

月子琴琴

月子琴琴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飄散在他州。

一秀才歲考三等。其僕作歌嘲之云。『月子琴琴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賞子紅段子。幾家打得血流流。只有我裏官人考得好。也無歡樂也無愁。』

鄉下人

鄉下人弗識枊裏人。忽然看見只捉舌頭伸。噴弗知頭破了鑽穿子筒板。噴弗知板裏天生箇樣人。

某道鄉下人定愚。儘有極聰明處。余猶記丙申年間。一鄉人掉小船放歌而回。暮夜誤觸某節推舟。節推曰。『汝能即事作歌當釋汝。』鄉人放聲歌曰。『天昏日落黑湫湫。小船

黃山誌

山歌：雜歌四句

黃山詩 山歌：雜歌四句

四〇

頭碎子大船頭。小人是鄉下麥嘴弗知世事了。撻子箇樣無頭禍。求箇青天爺爺千萬沒。
落子我箇頭。『節推大喜。更以壹酒勞而遣之。』

篩油

姐兒打扮忒清奇。再喫鄉下箇篩油。蠻子討子小便宜。說道娘子。你嫌我篩得弗爽利時。要使
再滴子丟去。只沒要動手動脚。累得滑泥泥。

醜婦

百草開花趁子春。裏箇天。醜婆娘也要靠在大門前。六月裏圍爐弗動火。醬紅淡子惹增鹽。

孝

姐兒生性怕穿紅。見子介箇孤孀娘子。打扮得忒玲瓏。常言道『若要俏時添重孝。』嘿嘿裏
心頭咒老公。

大人家阿姐

大街上行人弗怕箇牛。大場裏賭客弗怕箇頭。大縣裏差人弗怕箇打。大人家阿姐弗怕羞。

又

討箇姐兒洗討箇小人家箇秧。甯可增錢大人家強。小人家一味整糟無出息。大人家博學有商量。

大人家阿嫂

大人家阿嫂跟轎來。翠藍裙青襖一箇好身材。花花轎裏箇娘娘弗比得跟轎箇好。到弗如讓箇轎人揸來阿嫂棧。

闕

有子吹笙唳耍箭。有子舡行唳耍橋。有子魚喫唳耍肉。卽得有子家婆弗要聞。

瘦妓

聞小娘兒洗聞箇胖婆娘。甯可增錢瘦箇強。你弗見肥豬肉喫于一星兩星使覺油烟氣。骨爻兒牙得裏頭香。

大脚妓

黃山誌

山歌：雜歌四句

閩小娘。黃棟大脚箇闊。渠箇脚力忒大。那相交。就是送箇物事來。渠也難理會。一隻鞋面還要貼換兩三遭。

棟孤老

薦本上升官。弗認箇真。黃冊上派差。弗審箇貧。市學裏先生。弗棟學生子。那了小娘倒要棟客人。

八十婆婆

八十婆婆要嫁人。尋頭討腦罵鄉隣。脚踢裏水窠。老皮裏介癢。多年裙帶再是老腰精。

騙

姐兒騙我進房門。忽地裏蓋老歸來。教我那脫身。郎道姐兒呀。一鎖搭揸出子十七八箇夜叉。儂是地裏鬼。四對半門神九片人。

殺七夫

姐兒命硬嫁子七箇夫。第七箇看看噉要姓。聽得算命先生講道。銅盆鉄帝硬對子硬方無。

事。」阿奴只恨家公軟了無奈何。

曾記哭七夫清江引云。「張皮。趙鐵。王打甄。龔錫匠。陸弓箭。阿壽官。孫搭爺。盡來喫羹飯。我的天天天天天天。」詞亦趣。

小家公

一箇鴨蛋弗哺兩箇雛。一箇殿上弗掛兩箇鐘。城門散子要幫鐵。婆娘家嘍有小家公。

洗生姜

姐在河頭洗生姜。洗生姜。有介箇裴琪。走來勝中行。姐道裴琪阿哥來做妾。裴琪道河乾水淺要聽蚌商量。

烏龜

梳子花開心裏香。烏龜也要養婆娘。賣子餛飩買貓喫。猪肝白腸郵亭生。

私情報

偷子私情轉得自家箇門。家婆再也來搭結私情。只捨得別人弗捨得自。男人家囉許你能欺

黃山謎

山歌：離歌四句

心。

黃山誌 山歌：咏物四句

四四

美妻

絕標致箇家婆捉來弗直錢。再搭東夾壁箇喇嗲婆娘做一連。箇樣事務才是五百年前冤魂帳。捨子黃金抱綠磚。

『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世上一種大不平事。

山歌六 咏物四句

風

情哥郎好像狂風吹到阿奴前。揭襖牽裙弗避介點嫌。姐道我郎呀。你道無影無蹤箇樣事務看弗見捉弗着也防備別人聽得子。我只是關緊子房門弗聽你經。

又

結識私情好像風。只為你南北東西再來裏慣撮空。姐道郎呀。你儂九十日春光弗曾着子奴

一日箇肉。我只愛你來無形。逝去無蹤。

一云。一結識私情。好像風。嬌滴滴箇鮮花。喫你採子紅。姐道。郎呀。我只道你飄揚心性。吹得過。弗匡你一場雲雨。便成空。一亦可。

花

姐兒生來像花開。花心未動等春來。圓圓困兩瓣。只消得一滴清香露。日裏含羞夜裏開。

硯

硯臺姐原是牢石人。喫箇墨池裏。郎來污了我箇身。拿介管烏弗三。白弗四箇筆來捉箇小阿奴。奴千葛牘。直牘得我。滑中水盡。便休停。

筆

姐兒青青白白像筆能。再搭箇書房裏。淘伴結私情。憑你親夫拘管得緊。管定于頭來管弗得身。

棋

黃山謎 山歌：咏物四句

四五

黃山誌

山歌：咏物四句

四六

收子象棋着圍碁。姐道我郎呀。你着着雙關教我郎亨移。零了中間喫郎打子轆轤結。結來結去死還濕。

又

收子圍碁着象棋。石砲當頭須防兩肋車。我只道你雙馬飲泉又起子箇羊角士。囉道你一卒鑽心教我難動移。

雙陸

情哥好像雙陸能。喫濕把住子門兒教我郎亨奔。姐道郎呀。我因為你箇貪贏讓你拿箇中心來做寶子。那你還有多呵故遲跌打弗停身。

骰子

結識私情淡像箇骰子能。隨人拋擲骨頭輕。我當初只道你紅紅綠綠是介件贏錢貨。囉得知你滾來滾去到是一箇老么精。

謎

結識私情像氣球。一團和氣兩邊丟。姐道郎呀。我只愛你知輕識重隨高下。緣何跟人走滾弄虛頭。

捷踢

結識私情像箇捷踢能。箇箇頑皮精腳腳來搭賣風情。姐道郎呀。我搭你別起之時再無介腳野脚喫箇星輕脚鬼來拾子去。冷天光也要喫你累得汗淋身。

鷄子

情哥郎瘦骨猿眉好像鷄子能。生來薄福獨取爾箇點有風情。姐道郎呀。卽你說子風情就要飛得起介去。我有介條軟藤繩纏子了弗放你就番身。

荷包

結識私情像荷包。出出進進只愛你箇口兒牢。姐道我郎呀。你有子銅錢銀子但憑你箇來呵。只沒要無錢空把布裙磊。

帳

黃山謔

山歌：咏物四句

黃山謎 山歌：咏物四句

四八

結識私情像箇帳子能。生來飄拽動人心。姐道郎呀。我聽你遮後遮前私房兩箇自快活。囉怕外頭有著惡風聲。

睡鞋

結識私情好像鞋子能。幫幫襯襯費子許多心。看你行作動步只道你勤來往。囉道你黃昏頭脫子直到大天明。

珠

結識私情好像珠子般。圓圓一粒望你眼兒穿。姐道郎呀。你弗來時我枕邊吊落子千千萬。沒要因奴黃子了賤相看。

海青

結識私情像海青。因為貪裁喫郎着子身。要長要短憑郎改。外夫端正裏夫村。

算盤

結識私情像個算盤來。明白來往弗撥來箇外人猜。姐道郎呀。我搭你上落指盤直到九九八

十一。聲知你除三歸五就丟開。

聲等

結識私情好像聲等能。渾身扭捏儕是假星星。姐道郎呀。只有喫箇硬殼烏龜拘管得我介緊。無錢弗放我自開門。

消息子

我裏情哥郎好像消息子能。身才一捺骨頭輕。進來出去能即溜。教小阿奴奴鬧着子毛頭便。痒殺人。

網中圈

結識私情沒要像箇網中圈。名色成雙幾曾做一連。當初只道頂來頭上能恩愛。如今撇我在。腦後邊。

糞箕

結識私情像糞箕。只沒要搭箇茗帚兩箇做夫妻。我裏兩人儕是箇樣劈竹性。蒼地裏奔來就。

黃山誌

山歌：咏物四句

有子泥。

蠟燭

姐兒生來好像蠟燭能。煎熬到底一條心。姐道郎呀。我黃昏夜晚滴子若干箇風流淚。再無面
前背後弗光明。

燈籠

結識私情像燈籠。千釘萬燭教你莫通風。姐道郎呀。你暗頭裏走來鄰了能有亮。引得小阿奴
奴火動滿身紅。

走馬燈

結識私情好像走馬燈。喂你撥動子箇機關再來裏闖關能。一時間火發喫你騙得團團轉。如
今再高閣在暗頭裏子弗分明。

筋

姐兒生來身小骨頭輕。喫郎君拴住像箇快兒能。姐道郎呀。我當初金鑲銀鑲那喫箇篾片阿

哥弄成子我箇輕薄樣。撞來盃盤將軍手裏弗曾停。

茶注

結識私情好像茶注能。冷熱溫熾待子多小人。我爲子你箇冤家喫子多少苦。後了你前頭清爽後來淨。

酒鐘

結識私情好像鍾子能。裏頭光滑外頭青。只有貪杯着子郎箇手。喫郎親親噴噴再斟斟。

一云。『姐兒從小何曾擋酒鐘。喫郎君弄得面皮紅。郎要乾時奴告免。小阿奴奴年幼喫弗得介一大鐘。』亦好。

攢盒

結識私情好像攢盒能。透着酒蕩緊隨身。就是一碟兩碟略嘗滋味自有多少箇起。你沒要快兒頭搨動子弗留停。

鼓

黃山誌

山歌：咏物四句

黃山謠

山歌：咏物四句

五二

結識私情鼓一般。釘緊子箇張皮弗放寬。姐道郎呀。放下子鼓槌我勸你少插子邊罷。滿子風聲教我郎亨瞞。

爆杖

情歌即爆暴好像爆杖能。逢人動火只為你箇散漫箇名。姐道郎呀。你動輒霖拍之聲要了能響快。小阿奴奴借爾箇兇勢頭好去嚇鄉隣。

流星

結識私情像流星。到處鑽天忒煞輕。姐道郎呀。小阿奴奴輝得火蟻介歡喜子你。郭了你一道狼烟就無處尋。

墨斗

姐兒好像墨斗一般般。喫情哥檢住子奴身只捉眼來看。姐道郎呀。我綠路上來原來綠路上去。從弗曾走差斜路惹包彈。

饅頭

結識私情像箇饅頭能。道是無心也有心。卽道姐呀。我為你面生受子多呵。湮悶氣。那間沒要拍破子面皮弗認真。

麵筋

姐兒生來紫糖色了像麵筋。惹人團搨惹人蒸。姐道郎呀。小阿奴奴是個主蒸烘烘新出籠箇清水貨。你沒疑心我麵多弗作成。

香圓

結識私情像香圓。那了你面皮黃瘦做浸浸。當初只道是暗老沉香滾得過。弗匡你倪團團滿肚是尖酸。

茶

結識私情好像茶葉能。團團一隻有收成。姐道郎呀。我嫩蕊經湯把旗鎗兒來放倒。罈知你年年棄舊又嘗新。

一云。『姐兒生得矮婆婆。好像南山老茶棵。日裏喫郎扯來拽。夜裏憑郎搨來挪。』

黃山、誌 山歌：咏物四句

黃山謎 山歌：咏物四句

五四

梅子

姐兒像箇梅子能。嫁着子介箇郎君口軟阿一介弗愛青。姐道郎呀。我當初青青翠翠郎問喫。你弄得黃熟子。弗由我根由蒂辯罵梅仁。

茄子

姐兒光頭滑面好像茄子能。愛穿青襖紫羅裙。雖是霜打風吹九秋末後像子箇黃婆子。還有介星老熟身分惹人尋。

夜合花

約郎約到夜合開。卹了夜合花開弗見來。我只指望夜合花開夜夜合。嚟道夜合花開夜夜開。

葵花

姐兒好像蜀葵花。胸中一片是丹誠。姐道郎呀。我捉你當子天上日頭一心只對子你。你沒要陰晴無准弗照阿奴心。

蟋蟀

姐兒生得紫堂色好雙黑眼睛。有人綽號白牙青。郎道姐呀。你只怕擽着子大頭長脚真三色。闕得你牙鉗放解直姜姜倚在尺中心。

船

結識私情像隻船。豎起子舡竿浪裏顛。姐道郎呀。箇樣風水小阿奴奴常經慣。你只要擽牢子箇舵梗莫貪眠。

又

郎把舵。姐撐篙。郎若撐時姐使搖。姐道郎呀。逆水裏篙只要撐得好。郎若頭歪奴使艖。

又

郎撐船。姐搖船。要樣風潮有介多呵顛。姐擽子檣牙全靠郎打水。郎越撐篙姐越板。

篷

小阿姐兒隨人上落像箇一扇篷。拿着緊處弗放鬆。去時囉管回頭日。眼前且使盡子一帆風。

釣魚船

黃山謎

山歌：咏物四句

黃山謎 山歌：私情雜體

五六

結識私情好像釣魚船。命犯子箇風波終日浪裏顛。姐道郎呀。我弗合上子你箇鈎兒吞子你箇鈎。郎更挽住子箇吞腮憑你穿。

魚

一對烏背鯽魚在荷花池裏做鴛鴦。喫箇黑魚遊來趕散子場。只有箇油嘴鱖條在搭團團裏看。鯽魚肚裏氣膨脹。

鼠

同郎睏到一更天。老虫哥再來帳外數銅錢。小阿姐兒喫箇雅弗過了捉箇情郎一脚踢覺子。你箇睏猫團郁了只貪眠。

山歌七 私情雜體

擺祠堂以下俱八句

萬苦千辛結識子箇郎。我郎君短命見閻王。爹娘面前弗敢帶重孝。短短頭梳袖裏藏。袖裏藏。

袖裏藏。再來檢點。裏面擺祠堂。幾遍梳頭幾遍哭。只見祠堂弗見郎。

借箇星箇星。吳語。猶云這件東西也。

郎聽姐兒借箇星。半箇時辰弗做聲。白絹汗衫掩子嘴脣。迷迷裏介笑。綠札羊毛筆定成。必定成。必定成。待奴奴歸去。裏娘聲。娘道『囡兒呀。看子我老來無人要。你後生家及早做人情。』

好箇令堂。與一卷『二十去子廿一來』隻同意。

喫櫻桃

日落西山影弗高。姐擔子竹榜打櫻桃。打子四九三十六箇櫻桃。安來紅籃裏。要郎若摸妳喫櫻桃。喫櫻桃。話櫻桃。嫌奴奴拉開手。壓摺。小阿奴奴金盆洗手。銀盆裏過。白羅帕子轉三遭。

拳窩郎騎姐。諺。可笑可憎。

約以下中犯阜羅袍四句

梔子花開心裏香。情哥郎約我到秋涼。梧桐葉亂。桂花又香。更更做夢。寤寤思量。姐道『郎呀。你有口無心。沒許子我。教阿奴奴那得介慢心腸。』

黃山誌

山歌：私情雜體

五七

咒罵

我情郎一去好希奇。經夏過秋再弗歸。當初來往是誰請你。如今撇我。被人說是謔非。姐道：「
呀。箇樣事對人前說。弗得也有天知道。我只願夜夜燒香咒罵渠。」

敲門

拔隻金簪在門上丟丟。裏介敲。姐兒連忙下地。把燈挑。『夜深人靜。誰人亂敲。』開門去看。『
呀。原來是舊交。』姐道：「呀。七月七箇夜頭。你來得正湊子箇巧。省得小阿奴奴。鑊子裏無
油空自熬。」

釘鬼門

私情起惹未曾。噯有閒人搬來我裏。箇聽。並無形迹。由他講論。雖然不信。釘奴鬼門。好像卵
袋打人頭。弗痛。仔細思量。激惱人。

小囡兒

新做牆門黑鎗。籬籬裏面有介箇小囡兒。天災神禍。張做甚的。喫娘看見。一場是非。姐道：「

郎呀。你好像折腳鷲絲。躲在沙灘上。眼看子鮮魚忍肚餓。」

一云。『郎做子鷲絲雲頭上飛。姐做子鱔魚水面上齊。郎道。『姐呀。我喫箇打生船上人
多落弗得箇脚。眼看鮮魚忍肚餓。』』

操琴

姐在房中織白綾。郎來窗外手操琴。琴聲嘹唳。停梭使聽。一彈再鼓。教人動情。姐道。『郎呀。小
阿奴奴好像七弦琴上生絲線。要我郎君懷抱作嬌聲。』

絳板

姐兒生來像箇絳板能。逢着子我郎君會絳了。就緊隨身。做腔做調。忒殺好聽。要緊要慢。隨意
稱心。姐道。『郎呀。我取你個多記腰板。生成點得好。你只沒要打差子箇迎頭截板。教我冷清
清。』

寂寞中犯阜羅袍五句

昨夜郎來熱了介忙。今夜無郎冷了介慌。千恩萬愛。思量幾場。孤燈隻影。淒涼滿床。陽臺夢杳。

黃山謎

山歌：私情雜體

五九

黃山誌

山歌：私情長歌

六〇

塊飄蕩。姐道：「郎呀。褥子上番身無席撰。千條錦被弗如郎。」

山歌八 私情長歌

丟碑頭以下俱素說白

丟碑頭了搬子場。弗曾聽我情哥說一聲。我那間羹湯籃提子箇棘墩來。裏眼淚出。升鑪裏坐子蘇蘭細思量。(白)細思量。細思量。我裏箇情哥是箇鐵心腸。我搬來裏子一箇月日。你也弗直得來看。看張張。料道弗離箇蘇松常鎮。盧鳳淮揚。儂箇來箇銅關口外。遠處他方。你弗見我又結識子別箇。依先快活。正弗知我歇歇思量。(歌)正是蓮蓬梗打人。拚子私情斷。我是繫棘裏劇魚。鯉肚腸。

蒸籠

結識私情像蒸籠。要我內面相逢弗放空。因為你會安排。落來你箇圈套裏。未曾動火氣冲冲。(白)氣冲冲。氣冲冲。思思切切在中心。我為你受子幾呵頭。腦腦盞盞在肚裏。長長短短

儻聽你包容。我曾經九蒸三燻。弗是一竅弗通。你人門前捉我團團搗搗。我並弗曾恨窮。弄得我肚裏有酸。我也只弗走風。那你常時在我面上洵氣做身極分。餒頭倒大子蒸籠。思量更介弗好。到弗如傍熱折散子罷。省得後來冷氣直冲。（歌）姐道：「郎呀。我只指望你火氣退時。依還聽你重相聚。囉得知後來原哄得我精空。」

竹夫人 謙說白中犯排歌三句

做人弗要像箇竹夫人。受只多少炎涼自在心。硬子骨頭開子眼。看我人情勢。賤像秋雲白像秋雲。像秋雲。小阿奴奴原弗是低微下賤人。你只知我今日箇落運。弗知我當初箇出身。喬松是我前輩。梅花是我隨身。清風是我好友。明月是我住寮。當初箇伯夷叔齊也是我裏遠祖。湘妃也是我裏至親。且喜子孫繁盛。歷代有介星清名也。有人喜歡我箇高節。也有人賞鑒我箇知音。弗匡撞子箇惡作箴片。拖出山林。捉我出皮剔骨。我只是開心見誠。捏得我兩頭弗露。做得我出路無門。露出子多少眼目。又陪子兩箇小心。挑我來十字街頭東賣也弗要。西賣也弗成。弗識貨箇見子我七孔八竅。一箇光棍。識貨箇見子我玲瓏玲瓏。一箇涼人。增錢買我家去。

被我來紅紗帳子裏安身。搵子我思思愛愛。勾子我殷殷懃懃。搵子我汗弗離身。勾子我手弗離頸。指望百年同到老。單道七月七立秋之日。風波當時起。惡念容易興。娘子官人嘍道我砌腳斜手。丫道阿姐嘍咒我離眼別睛。橫弗中渠箇意。豈弗像渠箇心。一射射我來門間落裏。累子我滿身箇蓬塵。我喫箇傷心了。唱介兩句曲子自家嘆箇自身。（排歌）虧心漢。薄倖人。誰知轉眼就無情。（歌）世上弗是有子秋冬無春夏。你搭箇起得時人。休笑我失時人。

湯婆子竹夫人相罵以下俱曲白間用

姐兒餒團團拉像湯婆。人門前穩重又溫和。未到黃昏捉我搨了摸。拿我肚皮常滾得我急箍箍。（白）急箍箍。急箍箍。情哥郎派懶忒無徒。當初拿子小阿奴奴好似珍珠瑪瑙。活寶珊瑚。道是我熱鬧閒介有趣。煖烘烘介對科。弗比薰籠介礙事。又強如火炭箇腳爐。被裏時常相會。席上弗佳介措磨。我指望搭你無箇分開日脚。單得知立子春來看看捉我冷疎。丟我來踏板上理也弗理。暖也弗暖。一夜子搭箇家主婆。眠在床上。說道。『會。那了你弗歡喜子箇湯家裏箇。』再說道。『渠箇年紀忒多。』湯婆聽得。眼淚直鋪。『官人呀。（黃鶯兒）名色號湯婆。戊

戌生年不多。湯家還是我的親生父。我只為熱心腸似火。俏冤家愛我。苦惱我。被窩中准夜如
棒磨。一脚就碾開奴。到如今經風露水。你心上道如何。(白)說郎弗轉。自跌箇胸脯。恨我裏
箇爺娘弄得我一點無箇還覆。枉子你也來我箇面上廢子多少工夫。我郎問撥來別人介輕
賤。算來長情倒弗如酒注茶壺。(一歌)姐道。『郎呀。寒寒冷護子你多少腳。郎問倒捉箇
竹夫人做子小家婆。』竹夫人聽得子氣膨膨。出口就罵。『老惜春。你是冬來我是夏。緣何牽
掇阿娘身。(白)阿娘身。阿娘身。慣要來箇人前說別人。幾次人前說我懶。朴要瞞。箇是家主
公歡喜我箇風情。你未到黃昏就叛來箇被裏。我看你僭上頭箇點動緊。』湯婆子說道。『虧
你羞也弗識。自道風情。我看你精赤洒洒。無介點趨向。弗如箇老太婆包包扎扎有介兩件衣
身。』竹夫人說道。『楊梅乾喫介兩箇。忒煞惡心。包包扎扎便是布頭布腦。有要綠襖紅裙。喫箇
張官人喫落你箇葷利好像汁罐。喫箇李大舍說你箇氣質就似湯瓶。』湯婆子噏面一啐。你
好像燈臺弗照自身。我近看子你活像箇炭爺箇嘴臉。我遠看子你好似鬻齧箇靴形。問子家
主公多少箇毛腿。聽子家主婆幾呵箇風聲。』竹夫人便說道。『我強如你吞箇家主婆箇雙

黃山誌

山歌：私情長歌

六四

臭腳。強如你做箇家主公幫丁。我生來眼目清爽。肚裏一點小心。短弗局促。長弗伶仃。壯弗播堆。瘦弗薄輕。』湯婆子說道。我骨格重你兩兩。我價色多是你十分。憑你說我豈吝。強如你篋片箇妖精。』兩箇相爭鬧。樓子一箇昏昏。囉道是箇家主婆聽得。喝罵高聲。』一箇無介點大小。一箇弗謀介點卑尊。兩箇儕跪來搭。直到更盡夜深。』湯婆子對子箇竹夫人紐嘴。紐面。竹夫人說起前因。』黃鶯兒。』想起舊恩情。竹夫人。浪得名。雖與他同床不得同衾枕。撲抱我在身心兒裏感承。誰知不久成孤另。悔初心。只為趨炎附勢。如今落得冷清清。』白。』囉道是箇家主公聽得。竹夫人說得傷心。』歌。』家主公唱子。』竹夫人起來。你下邊再弗許你箇樣劈竹性。湯婆子。你弗許你熱絳絳亂接要溫存。』

籠燈

姐兒生來像籠燈。有量情哥捉我尋。因為偷光犯子箇事。後來忒底壞奴名。』白。』壞奴名。壞奴名。阿奴細說我郎君。』你正日介來張頭望頭。眼看奴身。你道是我短又弗局蹴。長又弗伶仃。因是更了我聽你有子箇情意。一日子月黑夜暗襟子我就奔。也弗管三更半夜。也弗管兩

落天陰。也弗管地下箇溝蕩。挨過于多少箇巷門。也弗管箇更鋪里箇夜夫。也弗怕路上撞着子箇巡兵。金鐸一響。嚇得我冷汗淋身。一到到子屋裏。我方纔得箇放心。囉道是伴得你年把也帶上。你就要素舊總新。屈來囉裏說起。撞你介箇賊精。』郎道。『你弗要辭勞嘆苦。懊悔連聲。你當初白白淨淨。索氣騰騰。你卽間渾身好像箇油箕。滿面拌子箇灰塵。人門前全勿熬好。頭上簪子介條草繩。夜裏只好拿你來應急趨趨。日裏幹要箇正經。還有介多呵弗好。我一發說來你聽聽。（打棗歌）怕只怕你火性兒時常不定。照了前又照子後不顧自身。一身破損通風信。長與別人好。又與小人跟。轉一箇灣兒我這里見你的影。』（白）姐兒嚟面介一啐。就罵。『箇負義薄情。你當初焐得火着介要我。一夜弗放我離身。我也弗知光輝子你多少也。弗知替你瞞子幾呵箇風聲。你只厭我眼前箇臉潤。弗念我起初箇鮮明。（歌）你捉我提得起來放得下。我只接得你灶前火燭無一星。』

老鼠

郎兒生得好像老鼠一般。夜裏出去偷情日裏閒。未到黃昏出來張了看。但等無人只一鑽。

(白) 只一鑽。只一鑽。阿奴歡喜小尖酸。來去身鬆快。便。兩隻眼睛谷碌碌。會看會觀。聽得人聲一躲。火光背後就縮做子一團。能會巴蔭上屋。又會椽柱爬樑。也弗怕銅牆鐵壁。也弗怕戶閉門關。也弗怕竹簽笆隔。也弗怕直楞窗盤。一夜子鑽進子我箇屋裏。走到子我箇房前。扯着子箇房帘上金鈴索。聲能介一響。嚇得我冷汗直鑽。我裏箇阿爹慌忙咳嗽。我裏箇阿娘口裏開談。使話道。『阿囡要響。』我明明裏曉得你臭賊。做勢睏着弗敢開言。箇箇臭賊當時使一箇計較。立地就用一箇機關。口裏谷谷聲做介兩聲婆鷄叫活像。連連聲數介兩聲銅錢。我裏阿爹說道。『老阿媽。你小心些火場。』阿娘說道。『老老呀。沒介箇箇報應。明朝早些起來。來介一條靈籤。』我裏臭賊聽得子一發膽大。連忙對子我被裏一鑽。就搭小阿奴奴不三不四不四不三。一張嘴好似石塊。一隻脚好像冰團。(黃鶯兒) 兩脚像冰團。被窩中快快鑽。偷油手段把偷香按。雖然未安。得歡且歡。只愁五箇更兒短。囑付俏心肝。他老人家醒睏。須是情情好遮瞞。(歌) 姐道。『我郎呀。你沒要爬爬懶懶介。趁意利。驚動我裏門角落裏。睏貓團。』

一云。『結識私情像老鼠一般般。未到黃昏各處去鑽。倚牆闔壁。轉過畫櫺。穿窗入戶。到

奴枕旁。奴的東西被你長偷慣。』姐道：『老鼠阿哥呀。今後要來須是輕腳輕手介走。沒要嚇覺我里。』

賸弗着

姐兒賸弗着好心焦。思量子我裏箇情哥。只捉脚來跳。好像漏湫子箇文書失約子。我冷鍋裏篩油測測裏熬。（白）測測裏熬。測測裏熬。姐兒口罵。『殺千刀。我替傳教寄信來叫你。你替好像箇討冷債箇能介有多呵。今日了明朝。（卓羅袍）堪嘆薄情難料。把住期做了流水萍飄。柳絲暗結玉肌消。落紅惹得朱顏惱。情牽惹掛。山長水遙。月明古驛。東風畫橋。那人何事還不到。』（白）姐兒氣子介一氣。噎浸浸眼淚介雙拋。只見燈花連報。喜鵲連連。又叫子介多遭。姐兒正在疑惑。只聽得窗外門敲。小阿奴奴連忙趕搭出去。來窗眼裏張着子箇臭賊了。便膽喪了魂消。我便開弗及箇門門。拔弗及箇門鎖。渠再一走。走進子箇大門。對子房裏一跪。就來動手動脚。攔住子我箇橫脰。我便做勢介一箇苦毒假惹介箇心焦。（桂南枝）黃昏靜悄。我把被兒來蓋了。看看等到月上花梢。杳冥冥全無消耗。聽殘更漏鼓。那時你方纔來到。我把

他兒變了。他跪在床前告。我假意焦。恨不得咬定牙。只是忍不住笑。（白）郎說道。『姐兒。我弗是戀新棄舊。只是路遠山遙。今夜我來遲失信。望你寬洪姐。姐饒饒。』姐兒雙手扶郎起來。你弗要支花野味了。勞叨。（歌）姐道。『我郎呀。好像一腳踢開子箇繡毯。丟落子箇氣。做介個脫衣勢子聽你跌三文。』

歪纏

姐兒生來眼瞎鮮。弗知起後生。死命歪思纏。鏡子裏相逢。只怕難着肉。籠隸紋索要繩難。（白）要繩難。要繩難。姐聽後生說一番。『你無些事幹。耍了在箇條街上。跳竈王箇能介奔來奔去。我看你淡滋滋。耍了常坐在我裏門前。我自冇正經搭別人說話。再不要你接口傳言。小男兒哭我自然會抱。囉要你進來。擱坐坐。一味裏支花野味。我看你手裏無介半箇銅錢。你常摸進來。搭我捺肩擦背。你常時捉我拽拽布衫。我匡備道。要聽你苦毒。跋舌。我也算後思前。我若聽你扯破子箇面皮。你就要從頭至尾。捉我來牽板。我雖無儕。蓬塵落在你眼裏。你搭箇起男人家。好弗會生事造言。我只得耐子韃氣。足足裏喫你浪搭子介一年。』一日姐兒立在大

門口。臊箇菜蔬過去。只見釣魚箇走到面前。肩頭上背子魚籠。腰裏插箇釣竿。左手提子介一
撈。右手拿子介一籃。姐兒便問箇釣魚箇。『僂魚來呵。』釣魚箇口裏娘子連連。『撈裏盡是
宿鯽。籃裏盡是鯪鯉。』我落色不要。鯽魚要多少銅錢。』『娘子。銀子二分半白臉。銅
錢要廿七箇黃邊。』正來裏說價錢弗了。後生看見鼻搭嘴趕到門前。劈手一奪。拿箇撈裏
播播。捉箇籃裏顛顛。『阿呀。箇箇活跳。真箇新鮮。賣起來好喫。煎起來又介鮮甜。我看見梁弗
見介惹氣。釘子渠兩箇眼拳。我也無介氣力聽渠又嘴。自聽賣魚箇開言。』漁翁。你那做了介
生意。一日進多少銅錢。』『娘子呀。大箇弗肯上釣。小箇弗肯上前。大箇賣來將就買點柴米。
小箇只好換些油鹽。』姐兒就拿釣魚箇來借名鑿字。拿箇後生來說介一番。〔打棗歌〕『
我笑你釣漁人本是箇癡心漢。枉終朝在河邊手執着釣竿。那魚兒上你釣也要兩相情愿。上
了你的釣心兒上便喜。倘若不上你的釣你也枉徒然。只怕你想斷了肝腸。也看破了這雙眼。
〔歌〕只怕你只立到夜來餓到黑。那得箇花嘴釣到嘴邊。』後生見話氣膨膨。將言幾句答
嬌娘。『你沒要欺瞞釣魚漢。釣魚箇裏出賢良。轉言釣魚寄食添母。後來築壇拜將封子齊王。

姜太公釣魚壽年八十得遇子文王。扶持周朝天下。至今春秋二祭風光。蘇子陵釣魚撞着東海裏龍王。一留留進龍宮海藏。鎮日吟詩作賦做宴。竊得知三宮主歡喜子。搭梁水晶宮裏匹配騫凰。『姐兒說道。』後生家囉裏學搭來油嘴。滿口盡是荒唐。姜太公韓信三歲男兒曉得。從來弗聽得借蘇子陵搭箇三宮主匹配騫凰。一味裏盡是嚼蛆亂講。拿箇肯來一賞。你且去介去介。猪有豬圈。羊有羊棚。』後生無些樣當。弗見更個面光。欲要回言兩聲無點起。因發角回轉頭來看見子賣草紙箇後生。就叫。『賣草紙箇。你阿有蕭山。阿有富陽。』賣草紙箇說。『無得。一頭便是包扎。一頭便是薄光。那買。包扎要二分箇雪去。薄光要八厘冰王。』『噢。弗要介多呵。包扎十個嘉靖。薄光半分冰王。賣草紙箇拿個扁擔一嚨。看看後生。』那了介還得介能賤。箇又要強。你只好看。弗能箇到手。沒要思量。』後生聽得子箇兩句說話。火屋就爆出子箇太陽。夾嘴兩擊。就是一箇巴掌。借名鑿字。數說嬌娘。〔打棗歌〕賣草紙的人。你本是狗娘養。賣不賣肯不肯由你做主張。緣何到把人冲撞。你這樣稀爛的紙。不知我用過了許多張。你不賣與區區也。區區也不想。〔歌〕你箇樣爛賤箇東西方便門裏去。後來弄得粉碎臭朋。

朋。

山歌九 雜咏長歌

門神

結識私情像門神。戀新棄舊忒忘情。(白)記得去年大年三十夜。捉我千刷萬刷刷得我心
悅誠服。千囑萬囑囑得我。一板箇正經。我雖然圍你糊口之計。你也敬得我介如神。我只望替
你同家日活。撐立箇門庭。有介一起輕薄後生。捉我摸手摸腳。我只是聲色弗動。並弗容介箇
閒神野鬼。上你搭箇大門。我為你受子許多箇烹風露水。帶月披星。看破子幾呵箇蒼頭賊智。
聽得子幾呵箇壁縫裏箇風聲。你當先見我顏色新鮮。那亨介喝彩。裝扮得花哨加倍介奉承。
那間帖得筋皮力盡。磨得我頭髮蓬塵。弗上一年箇光景。只思量別戀箇新人。你省我弗像箇
士女。我也道是你弗是箇善人。就要搯我出去。弗匡你起介一片箇毒心。逼着介箇殘冬臘月。
一刻也弗容我留停。你拿箇冷水來潑我箇身上。我還道是你取笑。拿箇筊帚來支我。我也只

黃山誌

山歌：雜咏長歌

七一

弗做聲。扯破子我箇衣裳只是忍耐。嶺破子我箇面孔方纔道是你認真。我喫你刮又刮得介測額。剗又剗得介盡情。屈來。我喫你介楊捺刮了去介。你做人忒弗長情。我有介隻曲子在裏到唱來你聽聽。（玉胞肚）君心忒忍。戀新人淨忘舊人。想舊人昔日曾新。料新人未必常新。新人有日變初心。追悔當初棄舊人。（歌）姐道：「我箇郎呀。卹問我看你搭大門前個前船就是後船眼。算來只好一年新。」

鞋子

姐兒生來鞋子能。身上花苗顏色精。喫箇搭襪纏箇情。郎看見子我。整日在面前引了引。（白）引了引。引了引。一日裹上子我大門。渠見子我迷花笑眼。我聽渠說話也到知音。替我松江尤墩裡裏。外蓋紬段簇簇新。愛我口兒緊括。喜我淺面低跟。又弗比靴頭樣趨嘴趨臉。又弗像急棚棚箇樣河豚。也弗論價錢多少。開子銀包便稱。當時成子交易。對合着篋子了就奔。一走走到半路。我自家肚裏躊論。看子後生十分像惹。弗知卹亨箇家門。原來是好人家腳氣。弗是箇樣打弗穿箇腳跟。廳堂才是平洋洋箇碑地。房裏又是光滑滑箇地乎。我指望搭渠一夫一婦。

囉得知先有子四箇冤魂。陳橋阿媽見子我。一歇上頭鴛鴦嘴。鴛鴦臉。蕩口娘娘見子我。努眼凸睛。
西山頭唳唳。看見子我鄉談弗絕。六葱姐見子我。市語連聲。一箇說我漿丟頭箇遲貨。一箇說
我還復箇弗是真身。一箇說我客料比弗得松江箇有趣。一箇說我一出貨到弗得南京。轎夫
營箇絕精。我受子介番批點。氣子一箇黃昏。且耐過子今夜。看大官人明朝。卹捉我看承。巴得
大天白亮。只聽得鬧鬧响介敲門。再是三兄四弟拉我裏官人去遊春。聽聽我裏箇說道。要帶
我同走。慌忙隨子渠子起身。到處遊山玩景。弗曾離箇脚跟。我只道一生之事。囉匪弗大長情。
弗管天晴雨落。捉我亂步亂奔。兼之黃昏早晚。丟丟去去。弄得我薄嘴薄面。蹭跟。舊時捉我做
出人前賣箇粧扮。卹問捉我做箇通房。拖脚看成。冷清清踏板上。好一分無興。耍來頭現在
渠搭四箇冤魂。箇眼睛。我喫忍氣弗過。唱隻曲子來你聽聽。(駐雲飛)我是結綰通身。舉步
生風前後雲。裏外多幫襯。行動都齊整。茶。只為足下欠真誠。脚斜不正。弄得我頭綻跟穿。醒說
無乾淨。如今箇棄舊憐新。惱殺人。罵你胡行老脚跟。(白)卹君聽着子箇隻曲子。床上一箇
翻身。會。你正弗說自家弗是。到罵我棄舊憐新。你當初精精緻緻。卹問烏阜泥。當初光頭

滑面。那間毛頭精形。且沒說你多呵弗好。就是你唱箇隻曲子。何一介難聽。你那弗學六葱介省事。西山介儉純。那弗學蕩口介細膩。陳橋介老成。你既是冤三搨四。還你介箇整舊如新。』只見明朝叫住子介箇鎮江皮匠。打子四箇疋子兩箇破跟。拿我准來渠子。挑子我了行程。一揀揀我在籬頭裏子。我思量箇一出去也無造化做箇娘子夫人。跟子皮匠雖是肩挑步擔。一夫一婦死也甘心。細皮薄切將就過子日子。只要匿擔同心。囉得知箇箇臭賤。圍子裏販賣。凡來介出整舊如新。熱湯捉我洗洗。也是箇道理。冷水沒頭介一淋。石塊能介箇鞭頭。對子我肚裏一塞。硬板刷擦得我性命難存。連錘再錘。錘得我介要緊。只苦得三尺麻繩。皮匠聽着子我。說又道是我怨命。倒轉子鞭頭。一連七八擊。打得我消魂。

鑊子

姐兒生來鑊子能。一生口敵也無心。喫箇木頭能介箇家公差配子我。整日教我悶悶昏昏氣殺子人。(白)氣殺人。氣殺人。也無早起無黃昏。壓緊子我。弗放番身。有時拿我動火熬炊炊。再有起殺子火。依先教我冷冷清清大。魚大肉拖來便油脂膈膩。介是我周捉我。何曾下口也。

介一星。糊撻了頭箇齷齪也倒耐子。餒餒箇阿婆辭勞一發難。過日子你搭多燒子介一把了。燒子箇飯滯。倒說我餓。癆了要喫。前月箇做分子燒難。為子柴火。噯道是我蠻皮了弗替你搭當心。我裏阿公道是費柴費火了。略拿箇友犯來動得介一動。你搭合家門一歇上底就才。才子子嚇出子我精魂。拿我搥出子門檻。推倒在庭心。拿箇熱鉄錘來超子我介七八箇耳光。刮鐵犯來打子我十數擊背心。鉞我搭轉來兜嘴介兩撞。又弗容我汪氣汪聲。我便火閉閉子介一晝。就是一杓冷水捉我淨身介一淋。我喫子更介鉞刮脣削。教我郵亭存身。我思量整日。在廚房下轉過子箇日脚。何曾見箇光景。路盡子窰前友了。那得有箇超升。我那間喫氣弗過。生子介箇肚漏。身體熱了又燒破子嘴唇。補藥喫來無用。看看性命難存。屈來窰君菩薩。噯到子介箇田地。還弗容我安甯。過子年三十夜。拿到圓爐上當箇火盆。噯要我支持拜節箇茶湯。茶水。噯要我照管箇男兒大細箇點心。一到子正月半。你搭受子箇零碎銀子。噯要來我身上煎介箇煎餅。你搭自弗小心。喫箇白日撞偷子物事。你再去請子箇天地。茶子箇草人。糴子箇黃豆。也來打箇奴身。打得百踐粉碎。折開子我箇蓋老。買來別人。換子一箇湯罐。倒找子渠銀。

黃山謎

山歌：雜詠長歌

七五

子三分。上子野蠻子箇擔上。一挑挑出子閭門。（黃鶯兒）挑出那閭門。上新橋望北行。冶坊
浜裏家居近。姓王近村。三代有名。家中大小多得甚。細詳論。指望一夫一婦。原來靠此做營生。
（歌）安我來糞糞裏一丟丟子我來爐裏去。依先入子箇火坑門。

燒香娘娘

春二三月煖洋洋。姐兒打扮去燒香。（白）鄉下人一味老實。城裏人十分介輕狂。屋裏積無
一塌。破三鑿極要行。便去央求對門知心媽媽。又央求隔壁着惹箇娘娘。『請你來再無別事。
有一句知心話替你商量。我從小許子宮墜山香愿。至今還弗曾去了償。昨夜頭偶然得介一
夢。三爺菩薩派我災殃。那間我要還還箇心愿。百無一有難行。頭上少介兩件首飾。身上要介
幾件衣裳。』家公使道。『娘呀。目下無柴少米。做生意嘆介無賺處箇孔方。春季屋錢要緊。米
錢又無儻抵當。燒香雖則是箇好事。算來要費介二錢箇放光。』姐兒聽得子箇句說話。心火
爆出子箇太陽。『天災神禍。』罵子幾句。『烏龜亡八。』也罵子千萬百聲。搥兒脫筯只聽得
霹靂拍拉。碗盞壺瓶凉水傾匡。（貓兒墜）『天災神禍。打你大巴掌。誰許你胡言亂主張。我

今立意要燒香。無狀。再開言教你滿身青腫。〔白〕姐兒兇似老虎。家公奔似山獐。嚇倒子對門箇媽媽。踏痛子隔壁箇娘娘。兩人百般介解勸。『聽我說箇衷腸。玉帝也弗離箇金殿。閨女也弗出箇繡房。官人也是做人家箇說話。並無半句派賴箇肚腸。』〔桂枝香〕『聽奴說訴。非奴之過。只因亡八無知。致使我心中發怒。把從前細數。從前細數。與他多年夫婦。幾見他撐持門戶。盡虧奴。若不去還香愿。非為女丈夫。』〔白〕姐道。『娘呀。無奈何。頭上嵌珠子天鵝絨雲髻。要借介一箇。芙蓉錦綾子包頭。借介一方。蘭花頭玉簪。要借一隻。丁香環子。借介一雙。徐管家娘子有一箇金鑲玉觀音押鬚。陳賣肉新婦有兩隻摘金挑箇鳳凰。張大姐有箇塗金蝴蝶。李三阿媽借子點翠箇蛭螂。四箇銅錢替我買條紅頭繩。茶子箇螺螄鏡。星鹿角菜來。刷刷箇鬢傍。討一箇香圓肥皂打打身上。拆拽介兩根安息香熏熏箇衣裳。頭上便是介箇光景。身上邨享商量。借介件綿紬衫。桃紅夾襖來襯裏。外頭箇單衫。弗拘拳挑青。或是柳黃。花紬連裙。洒線披風。各要一件。白地青鑲靴頭鞋對腳膝褲。各要一雙。再借一付洗白腳帶。發禱剖子箇衣裳。』兩人聽得吃生能介一笑。『弗匡你介忒要風光。〔駐雲飛〕上告娘行。借物

雖多值不妨。感你多情況。教我難推讓。茶首飾共衣裳。官教停當。事事俱完。免掛心兒上。明日安心去進香。』(白)姐兒道。『箇樣也算來是箇小事。我先脫箇小衣裳洗洗漿漿。』打發兩人轉背。就央箇姑媽外甥。『收捉銅杓注子兩件。同兩領補打箇衣裳。替我拿來典當裏去當當。買停當子紙馬牙香。蠟燭要介兩對。還要介一塊千張。糴子三升白米。明朝煮飯。一籬松。糴今夜燒子箇浴湯。允介錢半八成銀子。還箇船轆。換介三十新鑄銅錢。我打發箇叫化箇婆娘。色樣一齊完備。明朝打點早行。』(懶畫眉)嬌娘早起拂裝臺。炭畫蛾眉粉彈腮。只愁裝不就好身材。盡情把衣飾來穿戴。且喜得人家肯借來。(白)梳裝打扮完備。搖搖擺擺下子船艙。船家嘴裏也再弗說。肚裏千思百量。『若能替渠歇介一夜。再貼渠介五錢箇放光。(阜羅袍)好箇風流氣象。看不肥不瘦。不短不長。端端正正坐船艙。時興衣服喬裝扮。粉香脂氣。分明是麝蘭。嬌音細語。分明是鳳凰。只聽得喚一聲「家長」。使我魂飄蕩。』(白)船一搖搖到木瀆。轎夫闖奪來搶。姐道。『衆人也弗要囉卓。聽我說介箇主張。轎錢還你一錢銀子。依我處處要行。先到穹窿山還子香願。後到玄墓山看看假山。經堂轉來。要到天池看看石殿。再

到一雲徐家坎上張張。還要看金山寺裏坐關箇和尚。天平山看看范文正公箇祠堂。『前頭老實箇轎夫道。』『我也無箇樣氣力。』後頭閃出兩箇軒矧臘箇後生。便道。『轎錢也弗敢多要。路上便要喫介兩遭箇酒漿。等我揀你滿山兜便奉承你星氣力。你也弗要慌忙。』姐兒坐子轎子。裝模做樣引動了多少箇後生。有箇道是出鄉箇觀音菩薩。有箇道是抄化箇陳州娘娘。（香柳娘）『這棧來女娘。這棧來女娘。身材停當。鄉村卹得神仙降。怎禁他這巧粧。怎當他這俏粧。只少箇小紅娘。鶯鶯無兩樣。看蜂喧蝶嚷。看蜂喧蝶嚷。倒處生香。令人妄想。』（白）『看看日頭落子。姐兒肚裏又介心慌。』『夜晚頭邊有星走失。借別人介多呵物事。教我拿債賠償。』慌忙趕到屋裏。撞着子多呵箇孀娘。說弗盡路上箇景致。話弗了山上箇風光。只聽得大門呀生能介一響。再是討衣裳箇阿媽娘娘。慌忙頭上除下子首飾。身上卸落子衣裳。兩人接頭一看。滿身剝得精光。（歌）方纔金光參殿。像箇常熟山上新裝塑箇尊觀音佛。卹間破珠接撒。好像箇盤門路裏。雙烏龜算命箇星臭婆娘。

破驃帽歌

黃山謎

山歌：離詠長歌

七九

黃山誌 山歌：雜詠長歌

八〇

有介一隻山歌唱你儂聽。新翻騰打扮弄聰明。(白)也弗唱滿鞋。靴襪也弗唱直搵海青也。弗唱綉裙。綾袴也弗唱香袋。汗巾。單題唱箇頭上帽子。歷代幾樣翻新。舊時作尖頂長號。後來改子平頂鼓墩。噠有纓子朗鎖密結瓦稜。惟有小張官人頭上帽子戴又戴得箇停當。盍又盍得介娉婷。光袖油露出子杭州丫髻。亮晃晃插起重慶金簪。後頭揆出子雙螭虎圈子。前頭推起子九針子絹巾。帽子帶得介長遠。年深月久成精。忽朝一日頭上說話。叫聲。『小張官人。我一跟跟你兩三廻黃冊。你一戴戴我二三十個清明。春秋四季並弗曾盍頂紵絲羅帽。寒冬臘月並弗曾盍頂絨帽氈巾。總成你相交于多少蛇童窠子。陪伴子若干監生舉人。看于多少提調。扮戲。游湖。踏青。唱松裏人中顯貴。酒樓上關裏奪尊。捉箇豬膽去油。教我受于多少腌臢苦惱。捉箇百藥箭上色。教我喫于多少烏阜泥筋。板刷常常相會。引線弗曾離身。一日子修理得介停當。戴出子閩門。月城裏過着子朋友說話。聚集于東西來往無數箇間人。看采子山東販。驗傍子立瘦子江西販。帽子個客人。江西者鄉談弗絕。蘇州歇後語連聲。十字街蟒龍玉烏紗。冠石皮得介測癩。老弗識波羅生荔枝圓重夕得介忒村。日頭照子好像走差次身頭上草帽。

雨落濕子好像壓匾介一箇老人頭中。檢來手裏好像拳緊介一隻偷瓜鴉。落來地上好像蟲起來介一隻刺毛鶯。修駱帽見子一嚇。沈網中喫子一驚。破靴羊毛換銅錢餅三問。賣花換智豆弗曾離門。小張聽得幾句言語。嚇得冷汗直淋。立來無人烟所在。探下來看介一看。真當弗像。只得去貼舊換新。欲要黃帽鋪裏去講講。喫弗好戴子進渠大門。思量無些擺佈。只得郵借子一項麻布頭巾。綉漫漫好像看墳箇董永。軟搭搭好像丁憂箇洞賓。遇着子承天寺裏箇和尚。定道請渠領喪入木。撞見子玄妙觀裏道士。定道請渠退煞念經。鄉隣趕子分子。朋友怕闕子人情。小張道。箇是我裏駱兄便服。弗消得列位介費心。無些惡思介一日。只得走轉家門。家婆道。你出去子介一日。阿曾幹子帽子箇正經。咳。家婆。弗要話起。走腫子箇腳底。擻痛子箇背心。餓過子箇肚裏。看花子箇眼睛。帽鋪家家走到。價錢箇箇弗等。只得反渠轉來假充一箇朗鎖戴戴。到下橋行市再尋。彈忒子醒說。吹忒子箇灰塵。上子盞頭盞介一盞。屈剛盞子三五六星。小張捶胸跌腳。說道。弗匡你介一箇收成。家婆道。你也弗要大驚小怪。還幹若干正經。大塊頭兒改雙涼鞋看着。斜塊頭兒改子外公頭上束髮包巾。帽

黃山誌 山歌：雜咏長歌

八二

沿拿來做箇紫額。我裹夏天恍惚。碎塊頭兒做子一頂細密網中。駱頭駱腦做箇刷牙來刷刷。
零零碎碎做箇香袋薰薰。『帽子道。』我前世作盞子儂孽。你公婆兩箇擺佈得我介盡情。『
小猴道。』駱兄大哥。帽子大人。你儂弗要出言吐氣。我儂唱介一隻曲子你聽聽。（駐雲飛）
帽樣新鮮不復完。今剩缺連。一向承裝觀。今日堪埋怨。茶戴你不多年。『帽子道。』儘勾你哉。
『如何稀爛。想是當初。修舊將咱騙。為你冤家費我錢。』（白）帽子道。『鼓弗打弗響。鐘
弗撞弗鳴。別人戴子風裏坐。你戴子我雪裏奔。提你改長改短。我也無怒無嘆。捉我改子外公
頭上束髮包中。我也感承你頂戴。捉我改子你家婆頭上紫額。我也當得奉承。（歌）捉我改
子刷牙正要搥你臭賊箇張嘴。捉我改子涼鞋正要打碎你箇老腳跟。』

遊翰瑣言。尚有破甑穢歌。無味。故不錄。

山人

說山人。話山人。說着山人笑殺人。（白）身穿着僧弗僧俗。沿落麻袖。頭帶子方弗方
圓。弗圓箇進士唐中。弗肯閉門家裏坐。肆多多在土地堂裏去安身。土地菩薩看見子。連忙起

身便來迎。土地道。『呸。出來。我只道是同僚下降。元來到是你箇些光斯欣。唛弗知是文職武職。唛弗知是監生舉人。唛弗知是糧長升級。唛弗知是謄書老人。唛弗來裏作揖畫卯。唛弗來裏放告投文。要了閤閤開介挨肩了擦背。急逗逗介作揖了平身。轎夫箇箇儕做子朋友。阜隸箇箇儕扳子至親。帶累我土地也弗得安靜。無早無晚介打戶敲門。我弗知你為儕箇事幹。仔細替我說箇元因。』山人上前齊齊作揖。『告訴我裏的的親親箇土地尊神。我哩箇些人。道假唛弗假。道真唛弗真。做詩唛弗會嘲風弄月。寫字唛弗會帶草連真。只因為生意淡薄。無奈何進子法門。做買賣唛喫箇本錢缺少。要教書唛喫箇學堂難尋。要算命唛弗曉得箇五行生剋。要行醫唛弗明白箇六脈浮沉。天生子軟凍凍介一箇擔輕弗得步重弗得箇肩膀。又生箇有勞勞介一張說人話人自害自身箇嘴脣。算盡子箇三十六策。只得投靠子箇有名目箇山人。陪子多少箇蹲身小坐。喫子我哩幾呵羹酒餛飩。方纔通得一箇名姓。領我見得箇大人。雖然弗指望揚名四海。且樂得榮耀一身。嚇落子幾呵親眷。聳動子多少鄉鄰。因此上也要參參見佛。弗是我哩無事入公門。』土地聽得箇班說話。就連聲罵道。『箇些寫說箇糊塗。你也

瓜殺膽大。你也瓜殺惡心。廉恥喫介掃地。鑽刺喫介遁種。我儿你一淘進一淘出。袖子裏常有手本。一箇上一箇落。口裏常說箇人情。也有時節詐別人酒食。也有時節騙子白金。硬子嘴了說道。恁孤了仗義。曲子肚腸了說道。表兄了舍親。做子幾呵。腰頭搓。難道只要鬧熱箇門庭。你箇樣瞞心昧己。那瞞得灶界六神。若還弗信。待我唱隻。駐雲飛來你聽聽。（駐雲飛）笑殺山人。終日忙忙着處跟。頭戴無些正。全靠虛幫襯。啖。口裏滴溜清。心腸墨鏡。八句歪詩。嘗搭公。文進。今日胥門接某大人。明日閻門送某大人。（白）山人聽子。冷汗淋身。便道。土地。瓜殺顯靈。大家向前討介一卦。看道阿能句到底太平。先前得子一箇聖筮。以後再打子兩箇翻身。土地說道。在前還有青龍上卦。去後只怕白虎盤身。你也弗消求神請佛。你他弗消得去告斗詳星。也弗消得念三官寶誥。也弗消得念救苦真經。（歌）我只勸你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此歌為譏諷山人管閒事而作。故末有「放手饒人」之句。或云張伯起先生作。非也。蓋舊有此歌。而伯起復潤色之耳。

魚船婦打生人相罵

網船上婆娘童子打生箇人。一場相罵鬧淫淫。你一聲來我一白也。弗輸來也弗贏（白）也。弗贏忒好聽。只見箇箇婆娘參起來叫四隣。便罵道。『你箇丟丟響箇烏龜弗要走子去也。搭你樓一箇六江水也淨。論起行戶中間來我搭你蓋廢上蓋廢下。稱起骨頭來你八兩我半斤。看得別人便是馱頭娘能介一點。自家便癩乾蛇費進子天平。別人道是善善善。倒是缺盤裏揀出來箇一張嘴。呵呵再是箇旱滴精。突出子箇雙田螺頭箇眼睛。久慣要是介了。卸靴詐。開子張黏魚糊罐嘴。只要喫別人屋。沒得又弗喫你一網兜子。終弗然撐開子船頭弗成。得知老娘是箇宿鄉箇相罵嘴。阿呀呀。氣得我箇肚皮再像子清明前箇河豚。我弗像你搭吊鏢皮箇妹子能介弗收管箇兩腳蚌也。弗像你搭黃鱈嘴家婆能介。罷臭鱧能。當面前喫別人罵。老子箇鱸魚龜背。背後喫別人挖盡子螺螄窟。你箇樣正叫子田雞乾。骨裏臭。也要伸出子烏龜頭做要人。』打生箇氣得肚膨氣脹。便罵道。『你箇箇鷓鴣箇討人。一張嘴嘗是鴉飛鶴亂。久慣是牛皮烏筋。面皮便野鷄班起。白鷄手箇雙眼睛。連番要做箇火老鴉。人人叫你走

箇白鷓鴣。你也弗曾經我介一彈。弗怕你飛上子青雲。等我送得你鷓鴣屎直出。眼見得你搭家公宋鷓鴣。能。我弗怕你搭一窠羅箇十姊妹。也弗怕你搭鷓鴣頭鷓子眼箇星小賊精。你再怪鳥能介捉人冲撞。笑你班鳩教鷓鴣。弗看自箇穢形。憑你連夜磨尖子鴨嘴。囉裏思量天鴨肉來喫星。別人家箇婆娘窮做窮乾。啾啾縮在窠裏。並弗曾銜鷓鳥能介着處奔奔。又弗是你撇食養來搭箇。那了要你鳥說胚介撒村。等我夾子箇張毛鷓鴣看介。你箇樣雌鷓啣只做箇人家弗成。』兩箇相罵子介一晝。聚集子兩邊兩岸無數箇閑人。猪頭大箇碎囤兒盡夾毆籜。雙夾好像野鴨陣飛子介一村。有介一箇白頭老者。喝住子兩人。說道。『毆弗跳。水弗動。兒子兔。便放箇鷹。季家箇阿姊你箇樣鱈魚頭。性格囉裏去使。張家第三箇你箇箇癡鷓頭。忒然認真。各有道路。各自做人。盡弗消得老鴉跌倒。只捉嘴來撐。那了是介水面上使鉄搭擲浪得介盡情。西邊田裏野鴨落。你也弗去支網。東邊港東魚扶頭。你也弗去趕青。又弗是爭田奪地。天呀。只問你相罵有捨好聽。依我勸開子罷。我老人家是一派正經。』

撥撥轉。支花野味趙談春。』

昔年有趙談春者。善談諧。吳語謂汝正經曰「趙」。因曰「趙談春」云。

山歌十 桐城時興歌

鞦韆 以下五句

姐在架上打鞦韆。郎在地下把絲牽。姐把脚兒高趂起。待郎雙手送近前。牽引魂靈飛上天。

素帕

不寫情詞不寫詩。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顛頭看。橫也絲來豎也絲。這般心事有誰知。

葫蘆

葫蘆小時生得嬌。引得人來日日瞧。相交莫學葫蘆老。葫蘆老時兩開交。東也瓢來西也瓢。

劍

一張寶劍寄多嬌。龍泉三尺放光毫。心肝莫說無情劍。心肝莫說兩邊刀。要與心肝剎頭交。

筆

黃山謎 山歌：桐城時興歌

黃山誌 山歌：桐城時興歌

八八

操心筆兒是毫毫。翰墨場上走一遭。早知你容易黑。不如當初淡相交。世間好物不堅牢。

木梳

一箇梳兒滑殺人。伶牙俐齒忒聰明。生出許多法兒與奴通慣了。莫要又去逼別人。夜來無齒沒收成。

西瓜

一箇西瓜寄多情。叫姐莫學此瓜身。外面青時還好看。惱你肚裏許多仁。只為人多壞了身。

茶

斟不出茶來把口吹。壺嘴放在姐口裏。不如做箇茶壺嘴。常在姐口討便宜。滋味清香分外奇。

塔

一座寶塔七層尖。年深月久造得全。我兩箇相交如造塔。一磚不到枉徒然。人要工夫又要專。

猜拳

我愛心肝生得乖。却把拳兒與你猜。我與心肝共一箇。預先與你說明白。若還兩箇我先開。

又

昨日與姐把奉精。郎問姐拿出幾箇來。姐說只有郎一箇。若有兩箇你使開。從今莫把荒出來。

天平

郎做天平姐做針。一頭法馬一頭銀。情哥你也不必問敲打。我也知得重和輕。只要針心對針心。

燈籠

一對燈籠街上行。一箇昏來一箇明。情哥莫學燈籠千箇眼。只學蠟燭一條心。二人相交要長情。

燈影

一盞孤燭照書齋。更深夜靜好難捱。回頭觀見壁上影。好似我冤家。背後來。恨不得翻身撲抱在懷。

鞋

黃山誌

山歌：桐城時興歌

八九

黃山謎

山歌：桐城時興歌

九〇

青緞鞋兒綠緞鏡。千針萬線結成雙。買尺白綾來鋪底。只要我郎來上幫。心肝莫說短和長。

新月

新生月兒似銀鈎。鈎住嫦娥在裏頭。嫦娥也被勾住了。不愁冤家不上鈎。舉圓日子在後頭。

搖頭

昨日與姐同過橋。調他一句把頭搖。待他二八春心動。那時倒扯我上橋。我也學姐把頭搖。

調心

及不假來真不真。我也難調你的心。若要調得真心轉。除非丟了心上人。紅羅帳裏結同心。

戀

戀姐不必勝十分。紫糖色兒正相因。不兒山中毛查菜。好的都是虫蛀心。話不虛傳果是真。

丟

丟郎一丟試他心。看他待我假和真。口雖說丟心還在。荷包收口未收心。怎肯憐新棄舊人。

送郎

送郎送到五里墩，再送五里當一程。本待送郎三十里，鞋弓襪小步難行。斷腸人送斷腸人。

又

郎上孤舟妾倚樓，東風吹水送行舟。老天若有留郎意，一夜西風水倒流。五拜拈香三叩頭。

募緣

郎學和尚去修齋，只募良緣不募財。誰家大姐肯施捨，明中去了暗中來。又能長福又消災。

三秀才六句

姐家住在儒學傍，相交三箇秀才郎。有朝一日登金榜，狀元榜眼探花郎。武則天當日做□□□□□□□□□□人也不妨。

黃山誌

山歌：桐城時興歌

九二

黃鶯兒

墨憨齋主人編

舞妓

長袖亂飄揚。舞春風。滿畫堂。陽阿激楚。輕盈樣。銀箏鬧場。綠繩級梁。金蓮倒蹴。鞞鞋上。力趨錯。輕頭無錦。身有汗如漿。

老妓

強作倚門羞。感新妝。憶舊遊。綠陰成子。鶯啼後。年華水流。鬢華易秋。當年舞袖。知曾否。問江州。琵琶寫怨。誰是泛茶舟。

教妓

私語若蜂糖。軟尖刀。賺斷腸。私情暗地。無空放。上頭這樁。生辰那樁。一年五次。纔停當。派差忙。計行苦肉。剪刺與燃香。

瘦妓

黃山謎

黃鶯兒

九三

黃山誌 黃鶯兒

九四

弱質不勝衣。乍臨風體欲飛。羅襪寬鬆疑無髓。花容半衰。柳腰半摧。硬巴巴被裏添枯鬼。忒清瘦。亭亭骨立。堪作沈郎妻。

航妓

蕩漿出紅妝。喜長途。笑語香。推蓬躍入中艙帳。舟金易償。稍金怎當。長年僵卧寒江上。宿鴛鴦。凌波春意。只在水雲鄉。

長妓

仰面覷多嬌。出蘭房。須折腰。墻頭露出如花貌。不是宮粧髻高。也不是繡鞋底高。拜如絳櫻困風倒。對芭蕉。太湖石畔有箇女曹交。

偷妓

伴說被風傷。鴛些姜。入滾湯。出房踐約涼亭上。梧桐隱光。草茵軟穰。花陰權當紅羅帳。不須忙。蘇君盡興。有酒夢偏長。

禿妓

雲髻已全稀。曉來妝。清麝煤。釵頭金鳳簪邊墜。髻兒是假的。鬢兒也是假的。欲盤龍鳳渾無計。入招提。色空空色一樣比丘尼。

駝妓

背聳肉山尖。儼僧尼。向佛參。磨兜頭屈肩窩畔。迎郎太謙。送郎太謙。春郊捨翠偏方便。雨雲翻。枕邊繡褥漸漸壓成潭。

肥妓

縮頭脹彭亨。步蹣跚。喘風迎半窗。遮却梧桐影。蹄兒百觔。肚兒百觔。牙床壓倒頻頻整。肉唧唧。除非彌勒。方認是輕盈。

痴妓

他是負心的。沒來繇。你自迷。臨風空灑胭脂淚。茶來也不知。飯來也不知。花前蓄地撻雙腿。強支頤。背燈無語。只自戀王魁。

富妓

黃山謎 黃鶯兒

黃山謎 黃鶯兒

九六

峻宇且雕塲。有金釵十二行。山肴海錯排方丈。嘉賓滿堂。奉筭捧觴。輕敲檀板低聲唱。這鋪張。迷魂陣勢。享用僭侯王。

饒妓

對茶便唾涎。筋頭兒不住揀。秦樓最喜頻開宴。肥豬喫得半邊。肥羊喫得一牽。舞腰那怕難胡旋。願蒼天。今生有幸。飽死肉山邊。

矮妓

螺髻館宮粧。尺五裙。掃地長。兩層高底歪纏上。僂僂其房。侏儒配雙。床間半段假衾帳。枕邊廂。風情不減。衆矮有何妨。

盟妓

花下禮三星。總無情。似有情。雙雙軟血神明證。疤燒在左肱。名刺在右肱。香雲各剪膠纏定。也難忍。辨香未燼。門外又迎新。

老妓

扭捏做行藏。請三番。不出房。半真半假粧模樣。酒推怕嘗。銷推懶嘗。鍋前冷飯將茶盞。好肥羊。明朝時退。鏡口枉思量。

瘡妓

玉體造成珠。歎紅顏。變黑麻。眠來坐起多慙。痒時手扒。疼時藥搽。暗中只把冤家罵。鼻香疤。總然人愛。焉得滿身花。

醜妓

生就西皮黃。厚胭脂。不耐粧。無鹽嫫母爭些像。床眠半張。淚傾兩行。媽兒要打無錢棒。問官羞。蛾眉臻首。何不遠為媼。

瞽妓

自小把明傷。幸師傅。伎倆長。琵琶蕭管兼清唱。安家口糧。棲身賃房。諸般盡靠奴身上。講詞場。百家小說。戰國與殘唐。

優妓

黃山謎

黃鶯兒

黃山謠 黃鶯兒

九八

伎倆無青衫。恹花奴。忽有髯。梨園并做勾欄院。這一兒也不能。賭色兒也不能。兩般風月伊都占。假粧男。三年五載。半句未成聲。

售妓

織愁別思娘。賤紅顏。已半中。也斜雙眼銀波湧。歌兒兩行愁懷萬緒。此回羞換香肩聳。鬚雲鬆。石榴裙上。重訴舊衷腸。

病妓

春病獨眠床。愁風情。惹揭朝。陽台一倒何時覺。莊周賣漿。買茶備湯。媽媽還罵那知曉。曙光搖。繞臨粧鏡。快起傍門牆。

貧妓

眉鎖鬱難開。布為裙。荆作膚。紅羅帳裏鍾馗臥。鼎鑪的不來。許米的不來。來的幻就無鹽婦。插牙梳。似睨風雪。誰伴飲茅柴。茅柴吳白酒名。

貧妓

只要物兒多。便村郎。沒奈何。情人箇箇忘姓名。抹牌行兒也兼。那一行兒也兼。猜謎只把秋波
睜。教彈箏。叔叔教渾似。但露足纖纖。

醉妓

桃暈兩腮烘。軟腰肢。如病蒼。依然又送刀山上。淚珠惹情。舞兒惹情。假人漫把新金帳。舊情郎。
還來尋訪。翻污吐花紅。

睡妓

春夢海棠嬌。錦重重。濕暮秋。誰來做。保空惆悵。典衣半宵。陳將半宵。鄰鷄唱罷香粧樣。懶花娘。
無學無來。尚朦着眼兒稍。

黔妓

嫫母任般烏。炭為拳。漆染釵。饑寒減却傾城色。許棠般耳耳。烟窗般鼻窩。墨池却又催還債。實
堪哀。蓬門尚初月。一片出玄都。

拙妓

黃山徒 黃鶯兒

黃山謎 黃鶯兒

蠢物太惜錢。做術家全不何。少年兀自尋窠座。是石崇也接他。是范舟也接他。生辰一月三四。做你知麼。送魂太歲。不怕鄭元和。

毬妓

團社約尋芳。展花前。蹴鞠場。弓鞋踢打強靴壯。搭頭不傷。下頭慣張。鎖腰懸腋都停當。汗羅衫。金眠到晚。無恁伴情郎。

妬妓

紅粉擅平康。妬西施。忌孟姜。玉郎那許人相傍。哄他時。淚流兩行。惱他時。氣塞滿腔。時光獨占。流蘇帳。醋成缸。烟花浪蕩。錯認是鴛鴦。

逃妓

蕩性總難馴。約更闌。潛出門。那人期在津頭等。怕的門兒有聲。愁的鷄兒早鳴。弓鞋泥露行鞋。進。笑文君。相如去也。兀自動琴心。

孕妓

雲雨與偏濃。惹靈犀。透子宮。桃花落後枝頭重。生男呵命窮。生女呵命通。阿誰留下風流種。恨填胸。無端十月。空守燕樓中。

麻妓

綺閣倩娉娟。恨朝朝。害粉錢。龐兒亂撲梨花片。千圈萬圈。不方不圓。水榭滿泛青波面。貼花鈿。繁星拱月。點破鏡中天。

村妓

茅屋學鉛華。整了邊。插野花。田郎箇箇拖來耍。溪邊浣紗。丘中種麻。三升麥子真高價。這嬌娃。吳城香刷。從未澆君牙。

啞妓

倚席情無散。總千金。一曲難。笙歌空鬧鄰娘館。儗篋兒只暗彈。琵琶兒只暗彈。強將象板隨人按。這勾欄。耳聾姑老。翻作遠梁看。

拖妓

黃山謎 黃鶯兒

黃山誌 黃鶯兒

一〇二

携手假温存。聳香肩。擠入門。籠他兩袖都撈盡。賸簪兒也要銀。賸帽兒也要銀。冷茶一盞爲替視。告親親。可憐幾日。發市尚無人。

跛妓

躑躅步難嬌。錦裙襖。滿地掃。畫堂咫尺行難到。走時節體搖。立時節腿翹。怎能匍匐邯鄲道。要風騷。鳳鞋一隻。須襯底兒高。

眇妓

笑盼恨多虧。倚門兒。半掩扉。生來隻眼常如睡。這一邊是伊。那一邊是伊。盈盈秋水渾無對。害相思。五更珊枕清淚一行垂。

鑽妓

一氣本相通。笑家鷄。雌逐雄。孤房有箇人填空。肖郎也是本宗。肖娘也是本宗。龜兒還入龜兒洞。笑春風。知心幾許。多在教坊中。

淫妓

逸興實難收。未交情。慾已流。雨雲初過。蛟鱗透。恣恣不休。恣聲不由。情濃不管。衣和扣。忒風流。
咬牙合眼。水活任魚遊。

黃山謎 黃鶯兒

103

黃山誌
黃鶯兒

一〇四

謎語

墨慈齋主人編

字謎五條

一

直看是五十。橫看是五十。直子多兩旁。橫子多上下。

右隄車字

二

上無半片之瓦。下無立錫之地。腰間掛着一箇葫蘆。到有些陰陽之氣。

右隄卜字

三

三王是我兄。五帝是我弟。欲罷而不能。因非而得罪。

右隄四字

黃山謎語

四

兩畫大兩畫小。

右隱恭字

五

好面花腔鼓。皮破難脩補。拿住一箇彪。走了一箇虎。

右隱彭字

天文謎七條

一

畫時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

二

朝朝出來夜夜歸。家中一直豎到西。雨落畔子晴乾出。看渠立定走如飛。

右二謎隱日

三

遇弱便欺。撞硬就住。有隙即入。無孔弗鑽。

四

驅除炎熱。掃蕩烟雲。九江聲著。四海威行。

右二謎隱風

五

絲雖長。濕哩搓弗得。箇線經雖密。乾子織弗得箇絹。

右隱雨

六

冷便愛。熱使怕。有子花兒。結弗得箇果。有子珠兒。穿弗得箇花。

右隱雪

七

黃山謎 謎語

黃山謎語

懸空弗突。月暗弗黑。日出到弗見。月暗便無符。

右隱星

花木謎六條

一

頭戴的是寄生草。身佩的是桂枝香。穿着的是小桃紅。惟愛的是虞美人。

右隱花

二

小時皮包頭。大來皮忒頭。紫金光郎頭。

右隱茄子

三

小時皮包頭。大來皮忒頭。四肢百解是丫頭。後來必是箇老梢頭。

右隱竹

四

青皮光棍紫綠衣。脫子衣兒着象棋。老頭兒惹了口裏嚼弗住。甘來舌頭上討便宜。

右隱甘蔗

五

小囡兒天性尖酸。教人咽唾弗曾乾。憑你青皮古怪。弄熟之時口自軟。

右隱梅子

六

持尖鵝卵面。極是惹人歡。紅嘴兒親。白牙齒兒舍。肉肉一到手。兩耳都不管。

右隱瓜子

鳥獸謎七條

黃山謎 謎語

一〇九

一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又玄。又玄。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右隱蛛蜘蛛

二

細細叨叨。說是非。掠來掠去。極相知。托言說道。弗忘情。明年再來。熱鬧窗門底。

右隱燕

三

兩條帶兒。翹翹。兩隻袖兒。露露。纔穿柳巷。又去走花街。引得花姐姐。兒拿扇打。

右隱蝶

四

行也是行。立也是行。坐也是行。卧也是行。

右隱魚

五

行也是立。立也是立。坐也是立。卧也是立。

右隱鶴

六

行也是坐。立也是坐。坐也是坐。卧也是坐。

右隱蛙

七

行也是卧。立也是卧。坐也是卧。卧也是卧。

右隱蛇

文史謎四條

一

黃山謎語

看時有節。摸時無節。兩頭冰冷。中間火熱。

右隱曆日

二

代代的事兒。件件分明。人人的話兒。句句記清。

右隱史

三

大的少是小的。小的多是大。大的不說小的。小的專說大的。

右隱書註

四

弗是親也叫眷。就是年多也叫生。弗曾頭低就說拜。推我首席坐居中。

右隱拜客柬

器用謎三十一條衣服附

一

南面而立。北面而朝。象愛亦愛。象喜亦喜。

右隱鏡

二

小小身兒不大。千兩黃金無價。愛搭滿面胭脂。常在花前月下。

右隱印用印必於年月之下花押之前

三

少年髮白者來黑。有事禿頭聞戴中。憑你先生管得緊。管得頭來弗管身。

右隱筆

四

黃山謎 謎語

一一三

黃家女。楊家婦。背兒滑滑光光。齒兒俐俐伶伶。亂法強私通。私通不到頭。

右隱木梳吳語梳私同音

五

拔板六十四。一生有正經。說嘴又說臉。眼裏着弗得箇灰塵。

右隱板刷

六

身子生來六七寸。着子相巖綠背心。方方正正烏雲鬚。光光滑滑下半身。悔氣遇子精油嘴。把頭來搖得緊。

右隱牙刷

七

身兒圓圓。有耳不聽旁人言。有脚不開行。有口不說是和非。有時熱心腸。有時心灰意冷。

右隱香爐

八

坐弗安來睡弗寧。靠弗着來立弗穩。為渠牽動失子心。弗道撞子精光棍。一霎時間就有子身。

右隱鐘

九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將焉用彼。

右隱杖

十

磨得嘴兒尖。望得眼兒穿。推一推。走一走。私房路上去相連。

右隱針

十一

賤骨頭。巧郎君打扮。我愛他識重知輕。他倒也心多不亂。

右隱簾等

黃山謎語

一一五

十二

狀貌名聲卑更低。滿身都是奉承機。雖然常喫坐臀肉。淨悶氣兒再弗離。

右隱椅子

十三

乙丑生辰。亥宮坐命。水星過度。氣宇來臨。一生有跌撲之災。幸有扶持。不妨不妨。

右隱氣毬

十四

有面無口。有脚無手。又好喫飯。又好喫酒。

右隱卓子

十五

肚皮又介大。面皮又介老。吃子光郎頭兒箇搯挫。雖然自瞞自。瞞弗得別人箇耳朵。

右隱鼓

十六

傍妝台端正好。踏莎行。步步嬌。上小樓。節節高。

右隱梯

十七

一人有疾。一家不安。一貼補藥。此病得痊。拜上大娘二娘。不要炒刮。你若炒刮。這病又發。

右隱破鍋

十八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右隱糊打穀具

十九

一若動火。便把腰揉。上頭親嘴。下頭着了。

右隱火通

黃山誌 誌語

二十

尺四寸以長。日月星辰繫焉。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右隱秤

二十一

一卷石之多。吾力足以舉百鈞。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右隱秤錄

二十二

為箇脚做來着。脚再倒弗着。弗着着子脚。着子脚弗着。

右隱擒鷹護手

二十三

有意頭相合。無情脚兩開。中間分已定。長短任君裁。

右隱剪刀

二十四

一點分明值萬金。光華只怕冷風侵。東君若肯頻挑剔。敢向尊前不盡心。

右隱燈

二十五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剛則鏗然有聲。遇柔則沒齒無怨。

右隱木屐

二十六

推推又椿椿。箍頭又箍腳。灌子一肚春藥。眼裏焐得火着。

右隱爆竹

二十七

賣的不要叫。買的先知道。及至買成了。兩家都不要。

右隱沽沽窩

黃山謎語

二十八

八尺一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面。不識畜生面。

右隱手中

二十九

兩股兒絞緊。長長短短。粗粗細細。洞兒裏插進。縫兒裏抽出。撞子砣都頭就住。

右隱線

三十

纏住子弗肯放。一步步兒拘得緊。要你越消瘦。越伶仃。

右隱裹腳

三十一

粉頭兒黑身子。行雙雙。坐雙雙。大便一樣大。小便一樣小。日裏插進去。夜裏抽出來。

右隱靴

人事謎七條

一

兩頭兩頭。中間兩頭。兩頭大。兩頭小。兩頭光。兩頭糙。兩頭破。兩頭好。兩頭豎。兩頭倒。

右隱二僧一頭睡

二

頭又低。腰又起。雙手翻來覆去。檢檢又顛顛。水淋淋兒聲噴噴。直待絞出水兒方纔住。

右隱洗衣

三

頭兒一齊顛。脣兒一齊掬。脚兒一齊擻。弄得那槽兒中水。放成一箇罽。

右隱踏車

四

黃山謎語

嘴兒親。舌兒伸。雙手尖尖摟抱子身。按着竅兒通口氣。嗚嗚咽咽作嬌聲。

右隱吹簫

五

他一句。我一句。他若百千句。我也百千句。我說的。就是他說的。

右隱讀書

六

軟麻繩縛住子。急箍箍緊子。和身靠牢子。用筋把力扯住子。眼裏消歇消進子。絞得熱閉閉了。就洩子。

右隱牽鑽

七

捉齊頭兒。找直身兒。碾哩碾。持哩持。一同滾轉來。一塊滾轉去。

右隱搓線

補遺十條

一

花嘴到處逍遙。一檢兒纖纖細腰。更有一般極相像風臀裏面拖一條。

右隱蜂

二

面前是一樣。背後弗一樣。自家是一樣。別人也是一樣。

右隱肚臍

三

鳴望天邊。鷓鴣雞鋤壁上蟲。手搖鈴鐺東西向。葫蘆倒蕩被邪風。

右隱歪頭

四

黃山誌 誌語

一三三

客未進門先打恭。原來井邊撩吊桶。吊桶弗見爬灰堆。再喫繡花引線落灰中。到夜上床雲共雨。家婆十月胎兒在肚中。

右隱駝子

五

千里隨身不戀家。不會茶飯不會花。水火刀兵都不怕。日落西山不見他。

右隱人影

六

小小一箇身材。生來不惹塵埃。家住一泓秋水。被人喚作耍孩。

右隱目腫子

七

丑子了撒。瞪子了拔。拔出來又插。有子身無子力。長妖妖。毛搭搭。

右隱稻

八

面白家家。骨出柴柴。間邊有話弗知過邊事。到會風流場。呵搖哩擺。

右隱扇

九

玲瓏剔透內香身。伴子郎君被裏存。動子火時容易洩。因有腹中插一根。

右隱香筒

十

雙手兒把牢。兩脚兒擱開。肚下橫子箇團團頭。又襯子一塊舊絹頭。滾得箇硬肚皮光油油。

右隱檯石

黃山誌
誌
語

挂枝兒

墨憨齋主人編

調情（一）

嬌滴滴玉人兒。我十分在惹。恨不得一碗水吞你到肚裏。日日想。日日捱。終須不濟。大着胆。上前親個嘴。謝天謝地。他也不推辭。『早知你不推辭也。何待今日方如此。』

花底閒人曰。男女之感情。愛到極深。則喜怒哀樂。必因之而發。『恨不得一碗水吞你到肚裏。』其謂之恨。實愛之深也。愛之難得而驟得之。直不知說何種溫柔話。以白其愛。於是欲吞可人入肚。足徵其三萬八千毛孔中。無孔不吸。收得可人之小影也。喜怒哀樂。固可生恨。喜樂亦可生恨。皆在極處可見。所謂眼淚哭得出來。亦笑得出來。

調情（二）

俏冤家扯奴在腮兒外。一口兒咬住奴粉香腮。雙手就解香羅帶。『哥哥等一等。只怕有人來。再一會無人也。褲帶兒隨你解。』

花底閒人曰。偷婦人最難解者。是一根褲帶。迨解之也。則妙事成矣。當其將解之時。則別有一種綺情。繫在那根褲帶上。不知解斯帶者。能領略其中滋味否。

罵杜康

俏娘兒指定了杜康罵。你因何造下酒。醉倒我冤家。進門來一文。跌在奴懷下。那管人瞧見。——幸遇我丈夫不在家。好色貪盃的冤家也。把性命兒當做耍。

花底閒人曰。一文跌得真巧。恰好跌在可人懷中。可謂醉得有趣。

謝杜康

杜康哥。我把你做恩人叫。虧殺你造下酒。成就了多少相交。三盃落肚其實妙。春興虧你發。春愁虧你消。生澁澁要去的冤家也。虧你弄醉留住了。

花底閒人曰。發我春興。消我春愁。皆可不十分借重。惟生澁澁要去的冤家。被君留住。春得不感而謝也。第我孽愛之冤家。若為他人留住。我仍欲罵矣。

錯認

月兒高。望不見我的乖親到。猛望見腮兒外。花枝影亂搖。低聲似指我名兒叫。雙手推腮看。原來是狂風擺花梢。喜變做羞來也。羞又變做惱。

花底閒人曰。風月弄人。揆我春思。窺牕外月弄花影。若似郎形。聆牕外風掃枝聲。若似郎來呼我。斯非遠懷入癡想者。必不能達此幻境。夫初喜者。喜冤家來也。復而羞者。羞為風月所弄也。羞而變惱者。為誰耶。當是惱在薄倖郎身上。傻女兒亦太癡矣。風姨月姊亦太諷矣。

咳嗽

俏冤家。人面前瞧奴怎地。牆有風。壁有耳。切忌着疎虞。來一會。去一會。教我禁持一會。你的惹兒我豈不曉。自心裏自家如。不好和你回言也。只好咳嗽一聲答應你。

花底閒人曰。相對無言。各以眼角眉梢傳消息。個中滋味最苦惱。亦最有趣味。可人亦不必埋怨俏冤家。彼來一會去一會也。正是丟不得捨不得。脫其掉頭不願。等於路人。縱卿咳嗽一千聲。亦無人感謝你。

贈瓜子

瓜仁兒本不是個希奇貨。汗巾兒包裹了送與我親哥。一個個都在我舌尖上過。禮輕人惹重。好物不須多。多拜上我親哥也。休要忘了我。

花底閒人曰。瓜仁兒。誠哉不為希奇貨也。妙在皆從舌尖上翻過筋斗。沾美人之香唾。其酸甜苦辣。必曾費一番心血。合而和成。第寃家嚼之。是何滋味。斯當以忘我不忘我判也。『禮輕人惹重。好物不須多。』脫遇薄倖兒。祇嫌禮輕而不覺人惹重。不愛物好而憎其不多者。吾知癡心女子。到此必迴腸百折。惟以眼淚加之。或呵吾曰。『焚琴煮鶴。太煞風景矣。』

做夢

我做的夢兒。倒也做得好笑。夢兒中。夢見你與別人調。醒來時。依舊在我懷中抱。也是我心兒裏丟不下。待與你抱緊了睡一睡着。只莫要醒時在我身邊也。夢兒裏又去了。

花底閒人曰。明明在我懷抱中。反夢與別人調弄。蓋因其一點靈犀。早裏住一個妬字。因

夢中見冤家與別人調弄。所以醒後必抱緊睡一睡。其間妙境乃是一個癡字。一妬一癡。皆是女兒天賦之妙性。爰是醒時只想冤家貼身邊。夢中亦不放冤家他去。一個醋葫蘆。何嘗不是男兒的極樂世界。然夢而不夢。不夢而夢。亦不知顛倒多少癡女子矣。

問咬

肩頭上現咬着牙齒印。你實說那個咬。我也不嗔。省得我逐日間將你來盤問。咬的是你肉。疼的是我心。是那一家冤家也。咬得你這般樣的狠。

花底閒人曰。牙齒印不咬在別處。獨咬在肩頭。其咬時之妙境可想矣。夫詰問其咬者。必是尋常慣咬之人。諄諄詢之。非惜彼肩頭一塊肉。蓋妬其咬時之妙境耳。

分離

要分離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離除非是東做了西。要分離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時分不得我。我要離時離不得你。就死在黃泉也。做不得分離鬼。

花底閒人曰。生離死別。乃人間最傷心事。以最傷心事。而人人不能免之。惹得許多癡男

怨女魂銷腸斷。噫。蒼蒼者亦太不仁矣。

寄書

捐書人出得門兒緊。叫丫鬟喚轉來。我少分付了話頭。『你見他時。切莫說我因他瘦。現今他不好。說與他又添憂。若問起我身體也。只說災病從沒有。』

花底閒人曰。殷殷以平安二字慰檀郎。分明因郎瘦而諱說瘦。因郎作客而怕添郎愁。此皆是批隸夫婦之情語。媿婉纏綿。蓄有天地之正氣。非綺羅叢中。以淫慾結合者。所克道其一字。若是言情。乃得情之真趣。足見夫婦之真情真愛。大都在批隸井臼之間。

昔有一婦不識字。欲寄書於檀郎。輾轉無術。遂握管當頭畫一單圈。次畫一小圈。次畫一大圈。中加一點。次畫密濃圈一段。次畫一單圈。次畫一雙圈。次畫一單圈。次畫一破圈。終畫一行密圈。直圈到底。復有譯作文云。『相思欲寄無從寄。畫個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裏。我這裏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圈。破圈兒是別離。更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圈兒圈到底。』其詞固雋。其情固妙。然不

及前段寥寥數語。真摯且正大也。

描真

碧紗牕下描郎像。描一筆。畫一筆。想着才郎。描不成。畫不成。添惆悵。描只描你風流態。描只描你可惹龐。描不出你溫存也。停着筆兒想想。

花底閒人曰。凡人處處皆可畫。惟溫存極難畫。雖持吳道子畫佛。羅兩峯畫鬼。仇實父畫祕戲圖等技。亦當擱筆。而彼可人。偏欲畫之。雖停着筆兒想。又豈能得其萬一哉。

相思

害相思。害得我心神不定。茶不思。飯不想。酒也懶去沾脣。聰明人闖入迷魂陣。口說丟開罷。心兒裏還疼。若說起丟開也。我倒越發想得緊。

花底閒人曰。迷魂陣。本是聰明人所攢的圈套兒。進了圈套。處處銷魂。欲想丟開。宜乎心疼不捨。

『若說丟開也。越發想得緊。』這正是想而不得之故。情愛二字。真經得人死。

黃山謎

挂枝兒

一三三

預愁

三更天睡不着。思前想後。愁只愁我二人不得到頭。記當初罰盡了神前咒。我難忘你。只恐你把我丟。我二人若開交也。笑破了千人口。

花底閒人曰。工愁善病。澄辣搯酸。因為女孩兒家最易沾染之弊。然亦是一般薄倖男兒所迫之也。始亂之。終棄之。落紅無主。溷入溝渠。幾成遁倒。而身為人亂者。烏得不時時刻刻。怕郎變心。傻女兒亦大大癡矣。若郎果變心。雖天旋地轉亦難挽回。奚怕笑破了千人口哉。

噴嚏

對妝臺忽然打個噴嚏。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個信兒。難道他思量我剛剛一次。自從別了你。日日淚珠垂。似我這等把你思量也。想你的噴嚏常似雨。

花底閒人曰。能得檀郎思量你一次。已算是有情人。不然你雖日日淚珠垂。而他仍軟玉溫香。擁他人尋快樂。所謂噴嚏常似雨。恐怕呵欠亦不打一個也。諺云。『癡心女子負心

漢。『非是我褊袒女孩兒。

倦繡

惹昏昏懶待要拈針刺繡。恨不得將快剪剪斷了絲頭。又虧他消磨了些黃昏白晝。欲要丟開心上事。強將針度更籌。繡到文頭的鴛鴦也。我傷心又住了手。

花底閒人曰。繡花織錦。固是閨中工藝之一種。然多藉以排遣。庸知一縷絲。愈牽而愈亂。愈理而愈棼。金針不能度。并剪不能斷。手持一幅紅羅。而相思已遠遠千里之外。日長春困。此一針一線之中。不知牽出多少幻想。雖然藉他消磨黃昏白晝。藉他強度長更。但這黃昏白晝之間。更長漏永之際。極目關河。鴻飛冥冥。又不知添上幾萬縷愁緒。而况繡到交頸之鴛鴦。怎不黯然銷魂。停手倦繡。吾料其當傷心倦繡之時。脈脈情。環繞於巫山左右。癡想按雲潑雨。迴腸已百折矣。

癡想

月兒明了。人還不到。猛然間想起。我好心上焦。淚珠兒止不住腮邊掉。魂靈兒被他引。一夜

黃山誌 挂枝兒

上夢幾遭。想起我那冤家也。不知那些兒待我好。

花底閒人曰。不知那些兒好。方是真好。方是真夢。吳中稱假做夢為捏鼻頭。每見青樓誇人某事好。某件好。大半皆捏鼻頭也。曾記一笑話云。客與妓別。久之復往。各道相思。妓云。『我無夜不夢見你。同食同眠同遊戲。當是積想所致。』客云。『我亦夢之。』妓問。『汝夢為何。』客曰。『我夢見你不夢我。』可謂善謔。

病

寫相思。寫不盡我相思賬。直直的寫幾句。教他細細詳。我病兒已在十分上。早早來還得見。也算與你厚一場。若是個來遲也。切莫要身後將奴來想。

花底閒人曰。這一篇相思賬。寫者直直寫矣。受者未必細細詳。果其能細細詳也。必不忍視爾病已達十分之上。『切莫要身後將奴想。』一語勿勞叮嚀。彼早將愛爾之心。移愛於人矣。傻哉女兒。

得書

寄書來。未拆封。先垂淚。想當初行相隨。立相隨。坐卧相隨。還恐夢魂兒和你相拋棄。誰想今日裏盼望。只一封書。你就是一日中有千萬個書來也。這書兒也當不得你。

花底閒人曰。行相隨。立相隨。坐卧相隨。這正是花好月圓之妙境。歲月如流。人生能享得幾時豔福。魂銷夢醒。雖欲其不拋棄。而不可得矣。既遠離焉。求得一封書。已是千金難買一字。必欲其簡中封得可惹人歸。與我行相隨。立相隨。坐卧相隨。又烏可得。宜乎未拆封先垂淚也。

可憐你若是想他。未必他肯若是想你。

自怨

眼巴巴望着我冤家一面。淚汪汪鎮日裏淚不曾乾。燈花鶯噪難憑斷。除非夢兒裏枕上得片時歡。不怨你的薄情也。只怨自己的緣分淺。

花底閒人曰。巫山雲雨。本似夢境。而於夢中拾得殘雲剩雨。圖片刻之愉快。不啻從夢中尋夢矣。阿儂固是緣分淺。檀奴何得謂之不薄情哉。

燈花報喜。鶯啼報凶。本是難憑斷事。而閨中人偏欲憑之。亦是無可如何之默想。

送情人

送情人直送到花園後。禁不住淚汪汪。滴下眼梢頭。長途全靠神靈佑。逢橋須下馬。有路莫登舟。夜晚的孤單也。少要飲些酒。

花底閒人曰。我為情人一答之。『別情人怕見雙眉皺。你雖然怕離別。我也怕分頭。更長夜。永怕你難消受。春冷休貪睡。風尖莫倚樓。耐不得的寂寥也。你須要慢慢兒守。』

憶別

駕歸舟。欲別去。使我情迤迤。怕分離。不由我痛淚交流。沉沉苦切從今受。舊遊何日續。新恨幾時休。我身子兒鎖住在重門也。魂靈兒還隨你走。

花底閒人曰。無限柔情絲一縷。漫天匝地覓檀郎。此情與『魂靈兒還隨你。』相似。惜乎檀郎之影兒難覓。檀郎之心兒尤難繫也。

跳槽

記當初發個狠。不許冤家來到。姊妹們苦勸我權饒你這遭。誰想你到如今又把槽來跳。明知我愛你。故意來放刁。我與別人調來也。你心中惱不惱。

花底閒人曰。姊妹們真討厭。若是薄倖郎。應科以閹律第三十二條。違法結納匪類例。罰杖一百。倒馬桶一個月。否則援第三十六條逃亡例。杖四十。永遠鎖禁內房。再不然。後新刑律科以一等無期徒刑。永遠不許沾染女色。為若輩戒也。

情淡

想當初罵一句先心痛。到如今打一場也是空。相交一旦如春夢。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想起往日的交情也。好笑真懵懂。

花底閒人曰。正因尋常捨不得罵一句。事到將散。並打亦不可救也。若欲兩情濃厚。非朝打暮罵不可。諺云打情罵趣。即此故也。

或謂河東獅子左右。未見薄倖兒敢弄巧者。足徵以愛媚人。不及以威制人。

是非

黃山誌 桂枝兒

俏冤家進門來緣何不坐。曉得你心兒裏有些怪我。這場冤屈有天來大。幫襯我的少。攛掇你的多。你須自定主。惹三分也。休得一帆風怪着我。

花底閒人曰。我也深知你冤枉。惜乎不能幫襯你。又不能攛掇他。奈何。

嗔妓

俏哥哥。我分付你再不要吃醉。今日裏緣何吃得醉如泥。陪你的想是青樓妓。我且饒了你。你也要自三思。他若果有你的心腸也。怎捨得醉了你。

花底閒人曰。不因別事嗔郎。而獨因醉。醉之誤事大矣。

「我且饒了你。」蓋不得不饒也。不饒又將奈何。溫柔鄉裏。抱着一個醉鬼守長更。枕畔之香不溫。帳底之春已冷。無怪其嗔。

自明

你道我淚汪汪是婦人家水性。你道我剪青絲頭又不疼。你道我害相思有誰作證。你道我寄來啞謎都是假。難道燒香疤肉不疼。那一個肯與你投河也。又肯去奔井。

花底閒人曰。一哭二餓三睡覺。四剪頭髮五上吊。皆是婦人家通例。然亦是償相思債之好資材。誰敢不相信。而况燒香疤乎。何必自明。

自悔

這幾日與冤家兒鬧些閑話。他不來便不來。我也不伏氣去叫他。氣頭上說了他幾句生疎話。變做十分倒是我不是。那三分纔怪他。早知你使開交也。我也認什麼真和假。

花底閒人曰。冤家變心不變心。並不因你認真認假為判斷。亦不因你伏氣不伏氣。生疎不生疎。為判斷。其變心焉。早在你未鬧閑話之前。脫使其不願開交。即是你一百分錯。彼亦不以為錯。或反自認錯以相慰藉。可忍派你十分不是。而自責三分耶。

黑心

俏冤家一去了無音無耗。欲待要把你的形容畫描。幾番落筆多顛倒。你的形容倒容易畫。你的黑心腸難畫描。偶落一點墨來也。倒也像得你心兒好。

花底閒人曰。心何得謂之黑。薄倖而寡情者謂之黑。心既黑矣。何必再去描畫。以殘墨一

黃山誌 挂枝兒

一四二

點代之。倒也得當。

或持墨筆。將自己之赤心塗黑。何故。蓋準備再與彼文。藉以報復之也。

見書

這封書見了。不由人不氣。說來時又不來。這話兒眼見得虛。那些個有緣千里能相會。親口說的。話兒還不作准。這幾個草字兒。要他做甚的。寄語我薄倖的情郎也。把這巧舌頭兒收拾起。

花底閒人曰。算你如今明白了。

春

去年的芳草青青滿地。去年的桃杏依舊滿枝。去年的燕子剛剛來至。去年的杜鵑花又開了。去年的楊柳又垂絲。怎麼去年去的人兒也。音書沒半紙。

花底閒人曰。一年一度。春去春來。草木鳥獸。皆可常新。奈可惹之人兒。而不能如草木鳥獸者。蓋人之性極靈。其情易於變幻也。情既變幻矣。焉得稍書寄語與爾。樓頭春色。最易撩人。勸爾勿默默遠眺。

冬

三冬天。受不得淒涼。況雪花飄。雨花飄。風兒又狂。夜如年。獨自個無人伴。擁爐偏覺冷。對酒反生寒。便有那錦被千重也。可是孤眠人。蓋得煖。

花底閒人曰。淒涼人最易受淒涼苦。寒夜如年。已非孤單之身所能耐。更加以風兒蕭蕭。雪花兒淅淅。雪花兒瑟瑟。不啻若上加苦。冷到心窩。於是對酒反生寒。擁爐偏覺冷。蓋心已冷之至矣。必欲其回溫也。則緊偎可意人之胸。枕可意人之臂。擁可意人之股。上而檀口吻香腮。下而金杵揉玉戶。顛狂剝那。自可生春。彼千重錦被。烏可比一個肉身兒。

雨

驟雨兒。偏向愁人滴。一點點滴得。我好不孤悵。銀燈懶滅。和衣睡。淚珠兒向腮邊落。雨點兒在枕邊催。同滴到天明也。還是淚珠兒多似雨。(或有末二句云。問天有甚關情也。滴這相思兒萬點。)

雞

黃山謎 挂枝兒

黃山誌 挂枝兒

一四四

五更雞叫得我心慌。揀亂枕兒邊說幾句離別言。一聲聲只惹着欵天藍。你做閨年並閨月。何不問下了一更天。日兒裏能長也。夜兒裏這麼樣短。

花底閒人曰。即使能閨一更天。若良人遠去。獨守空房。顧影自傷。擁衾怯冷。怕漏聲之漚漚。恨更點之遲遲。不私怨天公之不做美乎。嗚呼。天老爺真不易做美。

荷珠

露水荷葉珍珠兒現。是奴家癡心腸把綠來穿。誰知你水性兒多更變。這邊分散了。又向那邊圓。沒真性的冤家也。隨着風兒轉。

花底閒人曰。大凡貌團圓而圓者。已狡猾不受人籠絡。况水性所結構者乎。東處撇開西處合。這邊分散那邊圓。隨着風頭兒轉者。早已沒有真性情。芸芸衆生。比比皆是。豈僅荷珠已哉。又豈僅冤家一人已哉。

粽子

五月端午是我生辰到。身穿着一領絲羅襖。小脚兒裹得尖尖趨。解開香羅帶。剝得赤條條。插

上一根銷兒也。把奴淨身上下來咬。

鏡子

鏡子兒你忒煞恩情淺。我愛你清光滿體。兒圓。那一日不與你相親面。我問你也問。我惟你也惟。轉眼見他人也。你又是一樣臉。

花底閒人曰。袁中郎詠鏡子詩。『只道鏡子不常情。誰知我面時時變。』然則不怕『見他人又是一樣臉。』只怕見我又是一樣臉。

金針

金針兒。我愛是你針心針意。望得你眼兒穿。你怎得知。偶相逢。怎忍和你相拋棄。我時常來挑逗你。你心腸是鐵打的。倘一線的相通也。不枉了磨弄你。

花底閒人曰。此金針非暗度相思之金針。亦非偷傳消息之金針。所以望得眼兒穿。終是鑽打心腸。不通一竅。不然一竅之微。早引過情絲十萬縷。挑雲激雨。巧織文頭鴛鴦。

『買得錦絲十萬縷。漫天匝地繡鴛鴦。』可為金針韻也。

黃山謎 挂枝兒

裹脚

裹脚兒。自幼的被你纏上。行雙雙。坐雙雙。到晚同床。白日裏一步何曾鬆放。為你身子兒消瘦了。為你行步好郎當。為你絆住了我的跟兒也。只得隨你同來往。

花底閒人曰。脫非纏得你一步不放鬆。你若效嫦娥奔月。又將奈何。而能挽留在花間月下。把肩比肩者。未始非裹脚之功。螞蝗叮住鷺鷥脚。上天入地也同行。其情愛之濃厚。洵無可比。

既被他纏住。緊包着骨肉不放鬆。身子如何不消瘦。行步如何不郎當。雖欲不與其同來往。亦不可得矣。

或謂天足女子受其羈縛者為何。余曰。斯必與裹脚條兒自由離婚也。

帳鉤

帳鉤兒。掛生牙床上。一個東。一個西。枉自同床。許多時掛的都是懸空帳。只為你多牽掛。吊起我心腸。何時得與你勾帳也。免得兩下空思想。

花底閒人曰。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只索弗勾帳好。

同在一床。一東一西。空自悵望。此等情況最難受。而此等情況亦最有趣。

簫

紫竹兒。本是堅持操。被人通了節。破了壁。做下了簫。眼兒開合多關竅。舌尖兒銜着你的嘴。雙手兒摟着你的腰。摸着你的腔兒也。還是我知音的人兒好。

黄山誌

桂棧兒

一四八

夾竹桃

墨憨齋主人編

將謂偷閒

絲絲綠柳映窗前。繫弗住個情哥去後緣。花相繞遍。春懷可憐。取花消遣。把金瓶水添。待香不
煉奴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

花底閒人曰。『怕見樓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柳絲乃添人愁緒者也。囑其繫住
情哥。何可得哉。

取花消遣。本是無聊之極思。傻丫頭不知底事。謂其偷閒學少年。豈知少年光陰。更不易
度。

萬紫千紅

年少嬌娘。行過百花亭。只見春風吹動百花新。桃花鋪錦。梨花綻銀。木香含蕊。薔薇吐心。姐道。
『我郎呀。小阿奴分明是天上瓊花世上少。你莫道萬紫千紅總是春。』

黃山謎 夾竹桃

一四九

黃山謎 夾竹桃

一五〇

花底閒人曰。你雖然自高身價。其如他當做耳邊風何。

鞦韆院落

春來夜夜憶私情。手託香腮眼看燈。羅幃寂寞。捱高五更。衾寒枕冷。淒涼怎禁。姐道。『我郎呀。你自來歡娛所在。嫌夜短。教奴鞦韆院落。夜沉沉。』

花底閒人曰。若個薄倖郎。應罰其獨宿一百夜。第恐小阿奴耐不得也。

出門俱是

沈沈春暖百花新。姐兒打扮去遊春。粉容嬌面。胭脂絳脣。繡鞋羅襪。藕絲綃裙。姐道。『我扇子雖拿遮弗得個衆人眼。出門俱是看花人。』

花底閒人曰。姐兒打扮去遊春。正想引遊春者看耳。持扇遮臉。乃是想看別人。若非自己偷看人。怎知別人爭看己。所謂看花人者。人看花歟。抑花看人歟。愛之者。早心心相印矣。

月移花影

人人花下盡欣歡。偏有姐憶子情郎心轉酸。千金並蕊。偏奴影單。蜂忙蝶亂。知郎在那邊。日裏

個樣淒涼。我還排遣得去。怎當得起個月移花影上欄杆。

花底閒人曰。月夜淒清。最易添孤單人之愁緒。而孤單人偏偏慣處此境界。耿耿星河月在。天。人生能遣幾回之七月七日長生殿也。

計程應說

欄杆月上兩更天。別郎容易見郎難。朝來書信約我重諧鳳鸞。眼前不見。教我淚痕怎乾。挑起
子個紅燈。重把書上歸期仔細看。計程應說到常山。

花底閒人曰。紙上風光。寫得雖然好看。恐怕一眼過去。皆是虛也。

絕勝烟柳

山前勸酒別情哥。算來又是半年多。情人一去。有誰伴奴。春來秋去。光陰似梭。姐道。我郎呀。
小阿奴雖是一朵野花。從弗曾經個蜂蝶採。絕勝煙柳滿皇都。

花底閒人曰。既是一朵野花。想無護花鈴保障。而未嘗蜂蝶一採者。吾不敢信。或者採之
不狂浪。斯當請問小阿奴自己也。

總把新桃

春來臘盡一年多。短命冤家撇子奴。薄情短興。風流半途。憐新棄舊。前情盡辜。姐道：『我恨煞子冤家。也去重尋個。總把新桃換舊符。』

花底閒人曰。脫再尋一個短命鬼。將奈何。或戲之曰。朝朝暮暮過年。落得多嘗些新味。

一朵紅雲

桃符帖上約情郎。手執子情郎同進房。兩情相愛。倒在牙床。解開羅帶。麝蘭噴香。姐道：『我儂抱子雪白樣情郎。蓋子紅綾被。好像一朵紅雲捧玉皇。』

花底閒人曰。玉皇帶來一個毛和尚。搗碎花心溢玉漿。玉皇固可愛。而毛和尚尤可愛。小阿奴以為如何。

門泊東吳

玉皇許我結姻緣。分明是玉女金童做對眠。眼前雖好。他時恁圓。欲圖長久。須是愛還。姐道：『郎呀。我聽你學子個故蘇臺上西施去。門泊東吳萬里船。』

花底閒人曰。你若去了。雖然熱了一邊。而又冷了一邊矣。

故燒高燭

船前頭結纜接情郎。接着子情郎像一塊糖。歡眉笑眼。奔入洞房。雲濃雨膩。誰覺夜長。情哥郎只怕小阿奴。身子去。故燒高燭照紅妝。

花底閒人曰。久旱逢甘雨。雖欲其脚亦晒不着。高燒紅燭。想別有用意所在。小阿奴何必騙人。

牧童遙指

妝臺前插柳是清明。二八姝娘去踏青。尋芳拾翠。千人萬人。奴歸獨自。迷却路程。日落西山不知。囉哩是奴家裏。牧童遙指杏花村。

花底閒人曰。若問途於我。我必指之曰。溫柔鄉裏。安樂窩中。

曉窗分與

村前村後結私情。且喜今宵好事成。誰樓無理。看看五更。昏天地黑。郎要早行。小阿奴只推肚。

黃山謎 夾竹桃

痛。要燒個薑湯來吃口。東間壁曉窗分與讀書燈。

花底閒人曰。伴說肚痛留郎。真算得別開生面。果真是肚痛也。定是今宵之好。做得太駭矣。

天將破曉。東壁仍燃着書燈。若其看的是金瓶梅。不怕他看到興濃火烈。翻過窗兒來。敲開麼。危險危險。

家家扶得

燈前獨坐等郎歸。情郎酒醉爛如泥。良辰美景。花枝酒盃。玉樓人醉。金勒馬嘶。姐道。『弗是我那一個能貪酒。家家扶得醉人歸。』

花底閒人曰。無可如何。只好借末句自遣。

輕煙散入

歸來窗上月兒斜。個樣有信行個情郎。教我怎放他。把名香滿爇。高燒絳蠟。山盟同設。恩情轉加。姐道。『郎呀。個星香燭輝煌。才是我搭你兩人心裏火。莫要放個輕煙散入五侯家。』

花底閒人曰。果輕煙散入五侯家。恐你也留他不住。

吹面不寒

家鄉迢遞信難通。私憶子情郎病轉兇。懨懨憔悴。減却舊容。眼昏鼻塞。頭兒似空。小阿姐道。『阿儂做成個樣相思病。怕煞子吹面不寒楊柳風。』

花底閒人曰。倚樓怕見楊柳色。當窗怕吹楊柳風。相思病最易磨人。脫情郎若到身左右也。吾料其眼不昏鼻塞。頭兒亦不空矣。妙哉情哥哥。畢竟是一個好寶貝。

一枝紅杏

風流小姐出妝臺。紅襖紅裙紅繡鞋。後園月上。情人不來。無蹤無影。只得把梯兒展開。小阿姐兒三寸三分弓鞋。踏上子花梯。伸頭只一看。分明是一枝紅杏出牆來。

花底閒人曰。果然牆上紅杏如此也。我亦想摘一個嘗嘗。

杖藜攜酒

來遲去慢姐心煩。等待郎來就撚介個酸。低頭謝罪。『望娘起寬。只為鄉親拉去。游山遲還。』

姐道：「郎呀。你生生掉子花撲撲個正經弗去幹。倒跟子個杖藜攜酒看芝山。」

花底閒人曰：怕不是杖藜攜酒看芝山。怕是一入天臺路已迷也。如爾之花撲撲者。那能在他的眼中。

東風吹水

山前別子我郎回。思憶子情郎常皺眉。危欄獨倚。天空鳥飛。眠思夢想。此情為誰。小阿奴立在門前。要等郎船到。只見東風吹水綠參差。

花底閒人曰：江上扁舟自往還。你何不去再尋一個呢。

輕薄桃花

差千差萬跌心頭。想起情郎嘴薄。齷齷真是油裏油。把甜頭撒下。要丟怎丟。他佳期辜負。要休怎休。姐道：「郎呀。你自家是個樣。顛狂柳絮無常性。再捉我認子輕薄桃花逐水流。」

花底閒人曰：惟其嘴薄。齷齷油裏油。方能撒下甜頭也。你既嘗了他的甜頭。所以要丟而不忍丟。要休而不忍休。要知他既是顛狂柳絮無常性。你雖不丟。而由不得你不丟。你雖

不休。亦由不得你不休矣。寄語小阿奴。還是學輕薄桃花隨波逐流的快樂。

怕有魚郎

流水橋邊正是百花村。姐去攀花撞子介個郎有情。你貪我愛。霎時便成。雲收雨散。各自躲身。姐道。『郎呀。偷伴來時依舊偷伴去。怕有漁郎來問津。』

花底閒人曰。果有漁郎問津。則殘雲剩雨之餘。必攜帶數點楊梅而去。

盡是劉郎

顏消盡。剛剩瘦骸。小阿姐道。『我儂個樣病根。弗是別人種。盡是劉郎去後裁。』

花底閒人曰。圖一時之歡。害十分之病。這一遍算盤。真為小阿姐打不轉來。

前度劉郎

栽花小姐磕睡來。半掩房門懶去開。朦朧睡裏。情人自來。裙腰偷解。把奴弄乖。小阿姐道。『我覺來時。只道巫山夢。再是前度劉郎今又來。』

花底閒人曰。房門半掩。已是開門揖盜矣。朦朧睡裏。何嘗甜入夢中。若非前度劉郎。何敢

無端闖入。將小阿姐弄乖。既已弄乖。又何必假惺惺。說裙腰偷解。疑在夢中。想是昏塌哉。果然是夢中。亦是一場風流快樂夢。

沙上鳧雛

來時正是二更天。共郎做個並頭蓮。銷金帳裏情濃意。雙雙戲耍。花心正鮮。姐道：『我纔纔玉手勾郎睡。好像沙上鳧雛傍母眠。』

花底聞人曰：芳心既被其揉碎。玉屑又被其枕酸。更曰：好像鳧雛傍母眠。豈不太吃虧麼。或曰：自有不吃虧的事兒。說不出也。

却教明月

睡到天明郎起來。送郎去了又要約郎來。愛郎難捨。願郎記憶。夜深人靜。奴房自開。姐道：『耶呀。今夜介個樣。天光弗用行燈火。却教明月送將來。』

花底聞人曰：既是難捨難分。何必多勞往返。

野渡無人

來時正是淺黃昏。喫郎君做到二更深。芙蓉脂肉貼體伴君翻來覆去。任郎了情。姐道：「情哥郎弄箇急水裏撐篙具手段。小阿奴做個野渡無人舟自橫。」

花底閒人曰：急水撐篙之際。必在風狂浪惡之時。而操舟者應當曉其金蓮。搖其玉股。擺其柳腰。揪其蓬戶。助郎君最後之興。方可獲最後之妙境。彼操野渡之舟。自橫榻上。毋乃太老實乎。或者其吞吸工夫。加人一等。

緩尋芳草

橫山頭上白雲飛。姐憶子情節郎弗見歸。只見萋萋芳草。王孫路迷。夜深月落。子規又啼。姐道：「小阿奴奴只道情節子我。再是緩尋芳草得歸遲。」

花底閒人曰：撇却小阿奴之校花。而去別尋芳草。想草亦別有滋味也。家花沒有野花香。可以作此段評語。

夕陽簫鼓

遲遲春暖百花飛。思憶情節心裏癡。春光將暮。紅輪墜西。綠陽陌上。行人漸稀。姐道：「我獨坐

高樓眼睜睜介望。只見夕陽簫鼓幾船歸。』

花底閒人曰。望得你眼兒穿。想得你心兒窄。恐怕終是枉然。

却疑春色

歸來日落亂雲遮。姐憶情郎眼也花。黃昏時候。還未見他。隔牆好酒。人人要賒。姐道。『只聽得
隔壁姐兒房裏像是郎說話。却疑春色在鄰家。』

花底閒人曰。既知隔鄰好酒。容易迷人。早當遠遠而避。知而不避。是你自不小心。這一場
隔壁戲。應該聽的。何必怨人。

青草池塘

家家月上照牕紗。姐兒心裏亂如麻。情人一去。何日到家。夜深獨坐。長吁短嗟。姐道。『郎呀。爹
驚枕上個打呼聲。小阿奴還且聽弗慣。那再教我青草過塘獨聽蛙。』

花底閒人曰。情人在抱時。一個呼聲亦聽不得。可見其雲雨網繆。至濃極密。情人去後。令
其青草池塘獨聽蛙。如何能耐。當其獨聽蛙聲嘈雜時。並求聽一個呼聲而不可得。熱鬧

時必須為冷淡時留地步。良宵佳日。不可捨着過也。

莫遣紛紛

蛙聲鬧。姐心歡。有恁情郎。躡得來。把奴推倒。羅襦扯開。新紅滴露。教奴自揩。小阿奴道。『呀。寧可將來。累子香羅帕。莫遣紛紛點翠苔。』

花底聞人曰。新紅一點。乃千金難買之寶。以香羅帕揩之。猶覺褻瀆。焉能遣之紛紛點翠苔呼。

翠苔何幸。而能染得新紅。來日若不放並頭花。必變為宜男草矣。

玉人歌舞

苔滿堦。沿人跡稀。姐兒房裏。等人癡。孤燈慘淡。玉漏正遲。看看月落。隣雞又啼。姐道。『我一夜五更直守到天亮。玉人歌舞未曾歸。』

花底聞人曰。玉人既去歌舞。必是酒綠燈紅。擁香偎翠矣。怎肯回來。揜抱黃臉婆子。或詰我。怎知其為黃臉婆子。余曰。彼若非黃臉婆子。其玉人早停歌罷舞而歸也。

惟解漫天

歸家一向信音稀。往日恩情化子灰。紅樓十二。知他向誰。叮嚀千萬。如今盡虛。姐道。『郎呀。你好像風捲楊花無常性。惟解漫天作雪飛。』

花底閒人曰。楊花本是無情物。南北東西自在飛。而況加以風捲。當然是天涯到處。化作遊魂。萍蹤絮影。到頭皆虛。怎能願得你千叮嚀萬囑咐也。

不是愁中

飛花滿地怨東風。姐為傷春減舊容。帶圍寬。金釧又鬆。長吁短嘆。如癡似聾。姐道。『我儂年少青春那料無快活。不是愁中即病中。』

花底閒人曰。為難愁為誰病乎。這般滋味。又甜又辣。又酸又苦。真難受得說不出來。

不信東風

病中日夜望郎歸。短命冤家不知囉哩。困人天氣。相思病危。朝朝怨望。音乖信稀。姐道。『郎呀。你儂個樣心腸。就是鐵能介硬。不信東風喚不回。』

花底閒人曰。其不回也。心腸已似鐵硬矣。鐵打心腸。東風怎能吹得轉。爾獨不知東風不與周郎便手。

絲絲天棘

回頭看兒子。介個有情郎。我弗枉今朝燒個炷香。他衣衫齊整。年貌正芳。眉來眼去。兩下掛腸。姐道。『郎呀。你若肯訪奴時。奴家弗是無記認。絲絲天棘出門牆。』

花底閒人曰。眉目調情。你親我愛。自然是已超極樂世界矣。然好事不長。彩雲易散。那最後一場相思病。怕爾不易消受也。

多少工夫

牆門閣落裏結識子。個有情人。汗中相贈表奴心。針針綠綠。是奴緝成。絲絲縷縷。是奴寄情。我郎弗要拿渠來輕拋棄。也不知多少工夫織得成。

花底閒人曰。你從牆門閣落裏送他。他再從門閣落裏送人。人再從門閣落裏送你。此往彼來。誰不謂絲絲縷縷以寄情也。

不知春去

成雙作對蜜蜂飛。巴巴裏個情郎弗見歸。粉憔脂悴。魂勞思迷。鶯聲繞歇。子規又啼。姐道。『一日三秋只覺日子能長遠。不知春去幾多時。』

花底閒人曰。春宵苦短。秋夜苦長。皆在人心兒上一轉。但此心兒一轉之間。翻出許多酸甜苦辣滋味。然恐怕皺眉時多而開懷時少也。

又得浮生

時光過子姐心酸。獨自個行來到後園。東風庭院。梨花杜鵑。芳心一點。有誰見憐。姐道。『我本香棚下尋個伴兒。講句衷腸話。又得浮生半日閒。』

花底閒人曰。伴兒碰得着而尋不着。勉強尋來。必不能憐你芳心一點。若從碰中求之。或可得見憐者。然而憐你者能與你結伴。並能與你在木香棚下講衷情話。恐不能令你半日閒也。

惟有葵花

閒靠南牕。想舊情。郎情弗見掛奴心。從伊別去。杳無信音。海棠開後。直望到今。姐道：『我只見滿園花事。看看了。惟有葵花向日傾。』

花底閒人曰：小阿姐必定是一個大麻臉。所以你孽傾向太陽。而太陽終不願護你。若是春睡海棠。如嬌小之女子。良人一去。必不忍令你直盼到今也。

詩云：十個麻子九個俏。沒有麻子不風騷。此乃是爛鼻孔菩薩。愛嗅臭豬頭耳。

閒敲棋子

傾盆梅雨濕。紗掩。轉子房門日又斜。畫眉人遠。相思病加。黃昏將傍。心如亂麻。今夜裏冷冷清清。只有梅香來作伴。閒敲棋子落燈花。

花底閒人曰：梅香人也。情郎亦人也。何以梅香伴而冷清。情郎伴而不冷清。想那方寸之中。必有一段頑意兒不同。若是那一段頑意兒。則燈花報喜。又何必敲去也。

閒看兒童

花撲撲個嬌娘。心易邪。眼前弗見俏冤家。乍晴乍雨。春光又賒。沒情沒緒。胭脂懶搽。姐道：『我

遇子個樣時光教我那呼過。閒看兒童捉柳花。」

花底閒人曰。乍晴乍雨。即忽親忽疏也。若是春光。使人留不住。亦丟不開。甩不脫也。所以
沒情沒緒。不願度此時光。然而到這時光。不願度也要度。只好閒看兒童捉柳花。但柳花
之性情輕薄。恐姐兒看者。反加無限相思。此雖是解嘲。亦有自尋苦惱也。

添得黃鸝

花開花謝姐心驚。個樣寂寞空房教我那坐身。悶來閒步。蒼苔滿庭。綠陰將暗。微願欲曠。姐道。
「我就走盡子花園也。無哈鬧熱處。單是添得黃鸝四五聲。」

花底閒人曰。心緒不佳。就往長生殿未決宮。亦無甚趣味。

惱人之黃鸝。在人左右乾叫。越發使人不耐煩。要知黃鸝亦是與姐兒同情。欲想啼春住
也。

困人天氣

聲聲百舌叫春忙。小阿姐房中思憶子郎。蜂歌蝶舞。野花正香。遲遲春晝。教奴怎當。手托香腮

不覺昏迷子。正是困人天氣日初長。

花底閒人曰。蜂又歌。蝶又舞。野花又香。怎不困人恨天氣長也。

摘盡枇杷

長長短短齊在阿奴心。我聽你恩情海樣深。新人雖有難比舊人。今春恩愛尤勝舊春。姐道。『
郎呀。我朝暮送新。只為要博個郎個好。摘盡枇杷一樹金。』

花底閒人曰。惟願年年春不去。紅顏白髮兩相隨。亦是風流中佳話。

摘盡枇杷一樹金。可為郎君償相思債。

併作南來

金鳳花開映粉牆。情人來到姐兒房。蘭湯浴罷。冰肌伴郎。碧紗牕內。荷花送香。姐道。『我竹方
牀上鋪子湘紋簟。併作南來一味涼。』

花底閒人曰。不怕得陰寒症麼。

滿架薔薇

黃山謎

夾竹桃

涼風陣陣過池塘。捉我哩個情郎吹進房。重重簾幕。微風送香。游蜂浪蝶紛紛過牆。姐道：『郎呀。便添得一個人人那能子鬧熱。好像滿架蔷薇一院香。』

花底閒人曰。因有滿架蔷薇。方引得遊蜂浪蝶紛紛過牆。雖然鬧熱。却不是姐兒之好事也。

也傍桑陰

香香小姐嫁子醜冤家。兩鬢蓬鬆面又介麻。家中物件。鋤頭水車。扒泥挑糞。插秧種麻。姐道：『我儂嫁子個樣老公有啥風流處。只得也傍桑陰學種瓜。』

花底閒人曰。巧妻伴着拙夫眠。乃是天地間最苦惱事。

或謂粗人力大。可以療飢。要知其力雖大。其心則粗。能碎花而不能惜花也。

纔了蠶桑

瓜甜藕嫩是炎天。小姐情郎趁少年。紗厨鴛枕。雙雙並眠。顛鸞倒鳳。千般萬般。小阿姐也。『我搭情郎一夜做子十七八樣風流陣。好像纔了蠶桑又插田。』

花底閒人曰。田已插矣。桑已栽矣。春蠶想亦倦矣。不知此十七八套之中。可曾大鬧葡萄祭否。

短笛無腔

田田荷葉貼方池。姐共情郎春興迷。郎探花蕊。姐弄玉枝。兩情迷戀。顛之倒之。情哥即仲子二寸舌頭。要銜砂糖鬘。小阿姐好像短笛無腔信口吹。」

花底閒人曰。郎探花蕊。姐弄玉枝。已是筋酥骨癢時矣。餘興未足。於是顛倒鴛鴦。鬧得上下交征而後已。

不知砂糖鬘中。究竟是什麼滋味。恐怕未必香甜。別有一種發腥之臭耳。然而情郎反覺其香甜。此亦是各人之所好。

比笛不是漁童笛。不是牧童笛。亦不是江城五月之梅花笛。柔而無骨。短而無聲。可以吹得出十全大補湯。與潘金蓮所品之蕭同類。

兩山排闥

黃山謎 夾竹桃

吹開池面像個明鏡臺。小姐梳妝照粉腮。忽然想起。情人不來。嬾梳雲髻。閒却鳳釵。小阿奴淡
子蛾眉無人畫。枉子兩山排闥送青來。

花底閒人曰。我雖有畫眉之筆。苦無眉畫奈何。

飛入尋常

來千去萬盡虛花。只有我搭情哥對弗差。王孫公子。總不似他。牆花路柳。總不似咱。姐道。『郎
呀。聽你做子雙雙燕子常相對。莫要飛入尋常有姓家。』

花底閒人曰。你願與他雙雙。恐他不願與你雙雙。

江城五月

家邊鄰舍嘴喳喳。議論傳來亂似麻。我夫休聽。傳言總差。若還輕信。將奴枉煞。分明是箇中吹
動端陽節。你莫道江城五月真個落梅花。

花底閒人曰。吹鼓一池春水。何事干卿。左鄰右舍。亦好事矣。

西出陽關

花開花謝又經春。分別我哩情郎。只在今。離情無限。送郎幾程。勸郎多飲。重唱渭城。姐道。『明知一向相交。只有小阿奴人一個。西出陽關無故久。』

花底聞人曰。知人知面不知心。未必能如你所料。

一任兩山

故人一去弗回頭。教我鎖住子兩道春山淚暗流。薄情司馬。空吟白頭。風流張尹。何日把愁眉再修。塵昏子個鏡臺奴弗照。一任兩山相對愁。

花底聞人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勸你早些丟開。何必臨風惆悵。

白雲明月

愁來茶水弗沾喉。單為情郎心裏憂。天涯海角。想到盡頭。寸心千里。何時聚首。小阿奴望得眼穿。郎弗到。只見白雲明月兩悠悠。

花底聞人曰。月裏有嫦娥。雲中有仙子。臨風招手。想與小阿奴同情。

不道人間

黃山誌 夾竹桃

悠悠咽聽得唱山歌。看蠶娘子憶情哥。守蠶辛苦未曾約哥。偶爾採桑行去。他先在桑中候我。姐道。『郎呀。奴只道七月七日方是巧。不道人間巧已多。』

花底閒人曰。碰着為巧。碰不着則不巧矣。所謂人間巧事。必須郎巧姐巧時光巧機會巧方得巧遇也。不然。何必七月七日謂之巧哉。

滿階落葉

多花小姐眼朦朧。一見子情郎弗放空。三杯纔罷鈕扣便鬆。良宵美景。幽懷更濃。姐道。『郎呀。個樣風流正好露天做。滿階落葉月明中。』

花底閒人曰。不怕嬌娥妬煞麼。

月明人靜。夢葉滿階。風景太冷。若加上這雨朵合歡花。一個點頭。一個吐舌。則滿園春色。關不住矣。

卧看牽牛

中宵閑步到涼亭。亭前接着子個有情人。輕攜玉手。心中暗驚。香腮半貼。親親幾聲。姐道。『郎

呀。今夜相逢正是七月七。卧看牽牛織女星。」

花底閒人曰。若是良宵。兩相巧遇。攜手已心驚。貼腮而喚親親。其春心已早動矣。雙雙並卧。謂如七月七日之巧逢。則可。謂尚閑情逸致。同看牽牛織女星。吾不敢信也。

明月明年

星稀月亮半更天。接着子情郎心歡喜。歡情未定。羅帶自寬。要求重會。千難萬難。姐道。「即呀。今朝今夜。我聽你還子個風流債。明月明年何處看。」

花底閒人曰。明月明年。仍在此處可也。

風景依稀

看看月照姐房前。約即君同到後花園。太湖石畔。荼蘼架邊。風流重整。看看夜闌。姐道。「即呀。舊日姻緣。今夜重相會。風景依稀似去年。」

花底閒人曰。只是昨宵今日。輕減了小腰圍。一朝一夕之間。尚有肥瘦深淺之區別。而姐兒道。風景依稀似去年。大可稱得一員戰將矣。

黃山謎 夾竹桃

一七四

直把杭州

年少郎君弗識羞。結子私情又去別處偷。朦朧睡語。露出話頭。醒來盤問。他說並沒此繇。姐道：「郎呀。個樣抱李呼張個聲氣。小阿奴耳邊聽弗得。你直把杭州作汴州。」

映日荷花

州前小姐未經風。喫個情郎扯住要做喜相逢。一時難脫。只得強從。絞縮帕上。染却嫩紅。情哥郎羞搭搭拿去燈前看。好像映日荷花別樣紅。

花底閒人曰。其紅似映日之荷花。已不甚紅矣。何必羞搭搭為。

淡妝濃抹

紅裙小姐賽西施。朝朝梳洗點胭脂。烏雲飛邊。遠山翠眉。桃腮杏臉。雪白齒齊。郎道：「我哩小阿姐兒正是生成一種風流態。淡妝濃抹總相宜。」

花底閒人曰。如是美人。應當藏之金屋。

月鉤初上

宜春小姐性貪花。思憶子情郎心裏麻。淒涼風景。想他念他。朦朧睡裏。分明見他。小阿姐道：「我看窗前影子。只道郎來到。乃是月鈞初上紫薇花。」

花底閒人曰。思中想中夢瑤中。皆有情哥郎影子。然終是情哥郎之影子也。可憐可憐。

數聲漁笛

花花阿姐愛風光。喫郎君推倒後船艙。撐篙把舵。兩情正忙。風顛浪急。一番似狂。姐道：「郎呀。我聽你雖然比弗得別人家笙簫鼓樂成親事。也有數聲漁笛在滄浪。」

花底閒人曰。滄浪之聲何來也。來於撐篙把舵之密。篙兒撐得愈緊。舵兒掌得愈高。於是風愈顛浪愈急。滄浪之聲則愈密。此乃天然之樂。較笙簫之樂高多矣。小阿姐何必自薄也。

一池月浸

滄浪漁笛隔村諱。想起子二八姣娘肉也麻。南威可比。西施不差。漢家飛燕。陳家麗華。個樣紅粉。姣娘腳在白紗帳子裏。好像一池月浸紫薇花。

花底閒人曰。姐兒雖是紫薇花。然無紫薇郎為伴奈何。

紗帽閒眠

紫薇花發姐心愁。我情郎一去求官不轉頭。明時金榜。想他名占上流。洞房花燭。愧我有約未酬。姐道。『郎呀。料你志誠決弗學子王魁。個樣虧心事。介時節多分是紗帽閒眠對水鷗。』

花底閒人曰。忙着他的上頭。荒誤你的下頭。士大夫多是重在上頭。而薄於下頭者。豈僅你情郎一人虧心。

紫薇花對

鷗眠對對姐心狂。勾緊子情郎入洞房。紅顏相貼。倒在牙牀。同心帶。鴛鴦鳳凰。姐道。『郎呀。我對你一樣青春一樣俏。正是紫薇花對紫薇郎。』

花底閒人曰。富貴神仙。人間有幾。天長地久。能得雙雙白頭。洵享盡人間大幸福矣。

為有源頭

郎多容貌中奴懷。抱住子中間脚便開。摩開花瓣。輕籠慢挨。酥胸汗溼。春意滿懷。姐道。『郎呀。

你好像石皮上青衣那介能樣滑。為有源頭活水來。」

此日中流

活水裏潮來兩岸平。姐謝子情郎的的親。郎將手抱。奴把脚攀。一篙撐進。任郎淺深。姐道：「郎做子船來奴做子水。此日中流自在行。」

花底閒人曰。郎之手抱腰也。姐之脚樓臂也。一篙撐進。是淺是深。則任郎之勢力為準。中流砥柱。可以令人麻。可以令人癢。可以令人酸。且辣。無怪此日之道。遂自在也。

回頭不是

行行山路白雲迷。正是劉阮天台出洞歸。塵緣未了。仙境暫離。再來尋訪。雲深意迷。懊恨當初。弗該拆子去。回頭不是在山時。

花底閒人曰。天台春香。巫峽雲迷。若這等銷魂事。只可供眼前之快樂。怎能待你回頭。

無復明朝

時時刻刻要郎來。再喫隔壁個年老婆婆釘緊子腿。怨家作對。胡猜亂猜。風吹草動。他就把天

大的虛辭駕來。小阿奴拚得連夜搬場。連夜同郎宿。無復明朝諫疎來。

花底閒人曰。老婆婆看好多事。自家花殘月缺。何必管別人的是非。若你在青春少年時。別人若是釘你。你又將如何。過來人何必討厭。

因貪一宿。甘心連夜搬場。其情之濃蜜極矣。若碰着薄情郎。任你一夜搬場千百次。彼亦不掉頭一顧也。

最是橙橫

來來去去姐相思。鬼病懨懨再弗離。廳兒瘦損。不似舊時。山盟海誓。丟在那些。小阿姐道。『我過過長夜千般苦。最是橙橫橘綠時。』

花底閒人曰。橙橫橘綠。其滋味皆甜中而含着酸素也。若其果是一味甜或是一味酸。其滋味之甘辛尚可消受。無如其不酸不甜似酸似甜之味。最不易於消受。宜乎廳兒瘦損。不似舊時也。

纔有梅花

時過秋來便是冬。姐兒房裏鬧哄哄。綺羅帳裏。花顏酒容。歡呼陸博。開快槍紅。情哥郎擲得個
么二三四並六點。姐道。『纔有梅花使不同。』

花底閒人曰。巧得很。這一把順擲來。可以雙雙皆老矣。

夜半鐘聲

同心帶給是前年。今夜情郎在那邊。銀燈送影。春思正牽。子規啼月。愁人未眠。聽子簾前鐵馬
叮叮咚咚。個樣淒涼韻。分明是夜半鐘聲到客船。

花底閒人曰。客船雖到。不知情郎可到否。直使愁人不眠。太惡作劇矣。

月中霜裏

船中阿姐共郎眠。郎要推時姐要顛。朱顏襯臉。玉臂挽肩。兩情思愛。扭做一團。小阿姐道。『開
子蓬窗排個風流陣。再是月中霜裏鬧嬋娟。』

花底閒人曰。郎推姐顛。一場惡戰。團團扭作玉連環。寧不怕嬋娟妬煞。

惹得詩人

黃山誌

夾竹桃

一七九

娟娟月亮照黃昏。你做子張生我做子崔家裏鶯鶯。花前月下。吟詩寄情。千秋萬載。也要留個風流好名。你若弗信。只看古老人個本西廂記。惹得詩人說到今。

花底聞人曰。張君瑞與崔雙文。未曾結着善果。姐兒可不必豔羨也。

深深籠水

今夜郎來要看花。姐兒接子使心麻。鴛鴦被底。情濃惹洽。珊瑚枕上。釵橫鬢斜。姐道。『我郎呀。你要風流好處。自去隨深淺。淺深籠水淺籠沙。』

花底聞人曰。惟其釵橫鬢斜也。方得情濃惹洽。所謂深淺者。真到情濃惹洽之境。皆得快活。籠沙則麻。籠水則癢。一樣的銷魂也。

雪却輸梅

沙頭兩件好風光。梅是姣娘雪是郎。雪兒能白。梅兒更香。嬌香嫩白。姻緣正當。姐道。『奴是梅。花弗如雪個白。』情哥郎道。『雪却輸梅一段香。』

花底聞人曰。恐怕這一段香。還是雪郎所贈者。

郎姐皆不必誇奇。仔細風婆婆作惡。

與梅併作

香香小姐住梅村。問壁有個情郎雪樣能。奴容雅淡。梅花樣清。郎顏潔白。雪花樣輕。姐道。『郎呀。有雪無梅空自白。哈弗與梅併作十分春。』

花底閒人曰。梅雪爭春。二者皆利。無奈粉牆兒高似青天。恨天不與人方便也。

不脫蓑衣

春來花氣正曛人。我郎君爛醉在花陰。和衣睡倒。相將二更。滿身花影。沈醉未醒。姐道。『我郎再像漁郎宿在蘆花岸。不脫蓑衣卧月明。』

花底閒人曰。顛鶯倒鳳之餘。垂頭喪氣之候。倦藏在一團茅草之中。亦是不脫蓑衣卧月明也。或曰。何謂卧月明。余曰。小和尚乃是一個禿頭。禿子頭上放毫光。亦大是與明月爭朗。

漫騰騰地

黃山誌

夾竹桃

明星亮月晚霜濃。月暗星昏又是雨。搭風殘冬暮景。寒威正兇。枕單衾薄。家家盡同。只有小阿姐兒。有介個情節。在箇銷金帳裏。芙蓉褥上。鴛鴦被下。勾緊子頭。貼緊子胸。捺緊子腿。雙雙宿。漫騰騰地暖烘烘。

花底閒人曰。頭不可不勾緊。腿不可不捺緊。一抽一送之時。一迎一合之候。魂銷心蕩。勢狂氣驟之間。二者皆有一股熱氣。從腦頂門直貫而下。于是漫騰騰地而暖烘烘地。人間天上。神仙恁有這道途哉。

或謂漫騰騰地暖烘烘。乃是從三萬八千毛孔中而發者。或謂乃是從一孔之中而發者。然皆是一點如惹水也。

池上於今

烘烘日暖水滔滔。姐兒見子波中容貌姣。粉容花貌。下得便拋。花慵粉懶。教奴怎熬。記得去年介時節。搭子我郎來。個裏清水池邊。做子一箇倒鳳顛。驚勢池上於今有鳳毛。

花底閒人曰。池上雖有鳳毛。恐怕也是茫茫小草。未必遮陰。

野芳雖晚

毛頭阿姐忒貪花。足足裏做子三十多年老肉麻。油頭粉面。妝扮轉佳。出尖賣俏。勾搭轉加姐道。『郎呀。東隔壁新做孤孀池八十婆。婆還要尋媒來別嫁。阿奴野芳雖晚不須嗟。』

花底閒人曰。若要風流。少要本分。毛頭阿姐風流了三十多年。所以稱曰老肉麻也。惟其是老肉麻。方油頭粉面。惟其是老肉麻。方出尖賣俏。惟其是老肉麻。始怕人說野花野草。尤怕人說老。諺云。新貨中看不中吃。老貨中吃不中看。生薑還是老的辣也。八十歲老婆。新做孤孀。猶思尋媒別嫁。旁觀目之。為老作怪。而彼自目之。則以為荔枝年紀正當時也。若品其滋味兒。大約是比較年青人辣些。

四十餘年

嗟歎年來白髮侵。喜得昔日情郎弗變心。朝朝暮暮。看覷甚殷。來來往往。情恁甚真。記得十五歲相交。如今五十五。足足受子你介四十餘年惠愛深。

花底閒人曰。這纔算得是老交情老相好也。

黃山謎 夾竹桃

一八四

君王又進

深深柳色暗長堤。浴罷蘭湯氣力微。花枝無力倩郎強。酒腸不耐被郎強。假。姐道。『郎呀。分明是華清宮裏楊妃春睡起。君王又進紫霞杯。』

花底閒人曰。侍兒扶起。姦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這種神態。不啻一頓海棠春睡圖。而況加以酒乎。

怎忍花前

杯中照見好花枝。只為貪花酒弗辭。人如花面。花如酒卮。對花不飲。花應笑癡。姐個。『郎呀。九日春光容易過。怎忍花前不醉歸。』

花底閒人曰。大好春光容易過去。而於春光之裏。不忍不醉歸者。蓋醉春也。非醉酒也。為春所醉。則趣味無窮。為酒所醉。則沉酣一夢。孤負韶華矣。惟願身臨斯境者。毋容易過却也。

水遠山遙

歸期約我做殘冬。等過三春信不通。愁心幾疊。雲山萬重。魚沉雁杳。歡娛久空。姐道：『就是郎勿來時奴該去。只有吃箇水遠山遙處處同。』

花底聞人曰。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情郎既不相親相近而自去自來。小阿姐亦何妨散遊如海上之鷗。作別人堂上之燕。何必山遙水遠。去破浪乘風耶。

莫管城頭

同郎去看後園花。花底下調情兩肉麻。把湖山背靠。花枝手拿。羅襦半褪。雲鬟任斜。姐道：『郎呀。難得相逢。索性耐子心情再耍歇。莫管城頭奏暮茄。』

花底聞人曰。花底下調情。最有滋味。落花片片堆若錦裯。飛絮離離障若春霧。居此新紅嫩綠之間。柳暗花明之裏。演一韻鳳鸞交。又何啻楚襄王夢入陽台也。枝兒何幸。得攀其指上香痕。石兒何幸。得沾其背底芳澤。千百年後。石可幻作通靈玉。枝可幻作絳珠草矣。或謂三生石上。償夙世之良緣。連理枝頭。結百年之好合。乘陰陽之氣。投凸凹之機。無怪其越弄越高興。不管日長夜短也。

滿眼蓬蒿

暮茄聲起姐心愁。結起子私情弗罷休。朱顏難久。不覺白頭。及時歡樂。除死便休。你看盤古以來。多少九烈三貞介。歇來囉哩。只落得滿眼蓬蒿共一邱。

花底閒人曰。姐兒生就一雙慧眼。看得真透。可於逍遙天上稱廣大教主矣。

一滴何曾

一坵荒蕪草連天。姐兒兒子共郎言。人生下歲。能幾少年。風流錯過。也是枉然。你若不信。只看劉伶墳上土。一滴何曾到九泉。

花底閒人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色是空。是空是色。小阿姐說來幾句話。頗得此中妙諦。

不妨遊衍

泉聲出澗百花飛。郎去遊春要及時。風和日暖。流鶯亂啼。綠楊紅杏。春光幾時。姐道。『郎呀。你早早去時早早轉。不妨遊衍莫忘歸。』

花底閒人曰。凡事可以早去早回。獨遊春未必能早去早回也。而小阿姐獨怕郎遊春不早回。於是千叮嚀萬囑咐。要知你愈叮嚀愈囑咐。情郎愈不願早回。恐怕莫忘歸而未必莫忘歸也。

疑是蟾宮

歸家錯走到姐門前。喫固姐兒蔘面相逢把袖牽。進他們去。彼此緊纏。郎心迷戀。說道。『我不回了。就留此眠。月亮底下。抱子花樣能箇姊兒只一看。疑是蟾宮請降仙。』
花底閒人曰。這一錯走。錯得真巧。錯出這一場妙事兒。人生能錯得幾回。我也很想錯一錯。

暫時相賞

仙人也要害相思。你弗見劉阮天台分別時。况人非仙比。百年幾時。有花須折。莫待無花折枝。姐道。『郎呀。小阿奴房中有介春酒一壺。花一朵。暫時相賞莫相違。』
花阿閒人曰。春宵一刻值千金。人人得而寶貴。怎敢相違。

何用浮名

相違許久得相親。纔得相親又遠行。三年取士。秋闈又春。書箱琴劍。匆匆起程。姐道。『郎呀。我聽你雪月風花有哈弗快活。何用浮名絆此身。』

花底聞人曰。我若能老死溫柔鄉。決不再作他。想惜乎求名求利者。大都不與我同心。然亦辜負小阿姐一番妙意矣。

五湖烟景

身才小。眼即伶。先結私情。晚做親。鴛鴦枕上。重整舊情。山盟海誓。兩下稱心。姐道。『郎呀。今夜裏和葉和枝都付與。正是五湖烟景有誰爭。』

花底聞人曰。一番新氣象。兩個舊傢伙。舊緒重溫。新人已舊。這一段風光。別有滋味。但是姐兒。若再有一個如意郎。立於門外者。則這桃花洞裏。來日之波浪。必不能平。五湖烟景。有誰爭。明爭未有。而暗爭未必未有也。噫。雖快樂。亦危險。

西樓望月

爭得箇情郎正少年。來來去去弗牽連。冤家薄倖。把恩情棄捐。這頭未了。那頭又纏。姐道。『郎呀。你做子風捲楊花處處雪。教奴西樓望月幾時圓。』

花底閒人曰。蕩子之別十年。娼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寫怨婦憐遠之情。妮婉入骨。然皆是怕情郎變作風捲楊花處處雪也。西樓望月幾時圓。果冤家薄倖。恐無圓月時矣。天下癡女兒。讀此當同聲一哭。

微軀此外

圓月分明鏡照樓。妙兒房內正綢繆。珊瑚枕上。恩情兩投。花心一點。與郎緊收。小阿姐道。『我今生有子介樣一箇風流伴。微軀此外復何求。』

直欲漁樵

求神問卜弟見郎轉程。算來必定為功名。想漁家翁媪。村醪共斟。想樵家夫婦。山蔬共羹。姐道。『郎呀。小阿奴就博子鳳冠霞帔無哈大快活。直欲漁樵過此生。』

花底閒人曰。崇山幽壑間。本是極樂世界。市儈不知。鄙為村野。蓋彼之胸中邱壑。目中見

識。早可鄙矣。小阿奴以兒女私情。勸情郎隱逸。其溫柔敦厚之中。別蓄一種烟霞氣概。直恍然冠蓋碌碌之士大夫。誰謂村野之間。未有高懷綺思者。昔有某婦。因乃夫宦游四海。寂寂如萍。後作詩一律當家書。促其歸田。詩云。『老妻書至勸歸家。寄語田園樂事賒。彭澤鯉魚無錫酒。宣城粟子霍山茶。牽蘿已補床頭漏。扁豆猶開屋角花。粗布衣裳白米飯。問君何事滯天涯。』語語寫入至情。語語以妙境引人。語語全說的是家常話。語語實解人生之至樂。此福可與小阿姐同道矣。

海鷗何事

生成一對好夫妻。囉唆旁人說是非。前緣夙世恩情恁離。縱然風浪。盟言恁違。姐道。『我聽情郎本是池上鴛鴦。雙雙常作伴。海鷗何事更相疑。』

花底聞人曰。惟其一對好鴛鴦。方有人說長說短。無風之浪。却也不可不妨。

枕葦仍教

疑千猜萬只當亂鷄啼。我聽你心堅怕哈閒事非。香肩相並。素手共攜。只見鴛鴦雙宿。游燈對

飛。姐道。『喫個滿園風景。動子奴個風流興。枕葦仍教到處隨。』

花底閒人曰。雙宿雙飛。不分朝暮。却是一對安樂神仙。惜乎人間如是者太少。

愁見河橋

隨郎十里到長亭。別子情哥便轉身。輕移蓮步。神魂暗驚。今朝別去。別日見君。姐道。『我儂就是黃連。做子舌頭能苦切。愁見河橋酒慢青。』

花底閒人曰。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那離別滋味。乃人間最難消受事。黃連奚可喻哉。

男兒到此

青山綠水古今同。男女相思一樣濃。玉環魂斷。皇家也空。綠珠花墜。豪家也空。只有范蠡扁舟。載子西施去。男兒到此是英雄。

花底閒人曰。福王少小風流甚。不愛江山愛美人。這亦是對於粉黛中之豪舉也。

但逢佳節

雄鷄啼罷漸星稀。夢醒巫山郎要歸。留郎不住。任郎早回。送郎執手。問郎後期。郎道。『姐呀。你

有心時我有意。但逢佳節約重陪。」

花底閒人曰。一年佳節。能得幾乎。若以佳節訂佳期。未免太少矣。

更待銀河

陪郎同到木香亭。好像牛郎織女喜相迎。年年七夕鵲橋會。一宵歡愛恩情分。姐道。『我別子情郎若要重相會。更待銀河到底清。』

花底閒人曰。金河若永無清日。情郎與姐兒豈便無相會之時乎。說到此處。其心酸矣。

夜深搔首

清清獨坐繡房中。思憶子情郎忒弗通。拋人一去。竟無影蹤。妝台斜倚。淚痕點紅。姐道。『我紅粉弗搽花弗插。夜深搔首歎飛蓬。』

花底閒人曰。一萬聲長吁短歎。五千遍搗枕捶床。小阿姐此時。應有這般舉動。豈僅不搽紅粉插花已哉。

相送柴門

蓬鬆兩鬢睡初醒。卽別姣娘要出門。風流纔罷。情人要行。花梢月上。鶯樓四更。姐道：『我恩愛私情弗忍輕離別。相送柴門月色新。』

花底閒人曰：欲留難留。欲捨不捨。此番景况。已不堪消受矣。而况於雲收雨歇之餘。神倦情濃之時。李後主云：『別時容易見時難。』我以為見固難。而別亦不易也。

安得元龍

新年裏列子我郎舟。教我時常記掛在心頭。多情不見。望穿兩眸。雲山萬疊。教奴送愁。姐道：『我若望郎須是登高處。安得元龍百尺樓。』

花底閒人曰：情郎一列。萬里迢迢。地角天涯。夢魂難覓。雖登望夫山之巔。恐亦不克窺郎之影。百尺樓究何益也。

斷橋垂露

樓高百尺傍河東。姐望郎來路不通。鄰鄰淺碧。一重又重。夜深人靜。羅幃尚空。姐道：『我儂好像撐船渡個等人。立在河邊看。只見斷橋垂露滴梧桐。』

花底閒人曰。盼不到山。送水遠。鴻飛冥冥。而燕去梁空。夜寒香冷。加以梧桐葉上之露滴。愈驚淒涼。吾料其相思淚。應和梧桐葉上之露水珠兒。一點一滴。並落矣。

醉把茱萸

梧桐落葉九秋天。羅幃裏無郎懶去眠。黃花已綻。知郎那邊。金樽獨對。淚痕未乾。思憶子情郎。去年今日登高處。醉把茱萸仔細看。

花底閒人曰。遍插茱萸多一人。可易為情郎詠也。

空戴南冠

看看月上粉牆頭。弗見情郎那弗愛。連宵不會。今夜又休。又不知何方羈絆。又不知何事逗遛。姐道。『郎呀。介箇美約良宵。弗來奴處尋快活。再去空戴南冠學楚囚。』

花底閒人曰。不願尋快活。而願自尋苦惱。空戴南冠學楚囚。人世間比比皆是也。

餘音嘹亮

楚囚深鎖恨重重。那得個情娘信息通。從伊一去。歌停笑慵。當初恩愛。落花曉風。姐道。『郎呀。

你弗記別時小阿奴唱個陽關詞。餘音嘹亮尚飄空。」

花底閒人曰。陽關三疊柳依依。那是別時景况。事過境遷。誰能記憶。恐怕姐兒歌停笑燭之時。正是情郎洞綠燈紅之候也。

賞心從此

空庭落葉暮春時。姐見子郎來笑嘻嘻。離情滿抱。今番訴伊。開懷暢飲。黃花滿籬。姐道。『郎呀。小阿奴一寸柔腸。化做子丈二軟藤繩子。將郎來縛住。賞心從此莫相違。』

花底閒人曰。慢道丈二長之軟藤繩子。即將一寸柔腸。變成鐵索。恐亦練不着孤舟也。

教兒且覆

蓮子親夫要捉我情郎。就是十歲親兒來做媒。花陰月底。密約暗期。潛踪滅跡。必須見機。小阿奴房中。只要騙得親夫醉。教兒且覆掌中杯。

花底閒人曰。戲將十歲親生子。權作牽紅月下人。春光却不致洩漏。但這個小玉八羔子。甘心奉乃父一頂綠頭巾。不知可安心否。或謂此正是一個孝子。蓋為乃父分勞。為乃母

增樂耳。

不須檀板

林中有酒是奴斟。再勸情郎飲幾分。人生行樂能有幾迴。淺斟低唱。儘可遣情。姐道：「郎呀。賞心樂意只是隨常使。不須檀板共金樽。」

花底閒人曰。醉翁之意不在酒。金樽檀板。本非必要之品。而所以賞心樂意者。仍在疎雲淡雨之間也。

好收吾骨

樽前相別又經年。那得情人到眼前。恹恹多病。誰將信傳。看看消瘦。難將命延。姐道：「郎呀。就作了我命盡緣絕。也要等個郎來到。好收吾骨瘞江邊。」

花底閒人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雖其精衛啣石之苦心。恐終不免填此孽海。

駘然直到

江邊白浪雪花吹。姐聽情郎坐一堆。杯中有酒暢飲莫辭。旁人閒話推做不知。姐道。『郎呀。天大事來只是拚一醉。醉然直到太平時。』

花底閒人曰。天下最難之事。即是醉字。能醉固難。不醉亦難。舉世於癡男怨女。皆浮於醉而不醉。不醉而醉之間。果其真不醉或真醉也。必不魂錯而腸斷矣。

也應無計

時光來到姐兒奴。喫郎君拖住要成交。奴年幼弱力怯體姣。被郎強逼。教奴苦熬。姐道。『郎呀。小阿奴就像個世亂人家伴在深山裏也。應無計避征徭。』

花底閒人曰。征徭之苦不易避也。人生必須受一次。迨蓬門已開。花房吐火之後。自然苦盡甘來。那時雖強迫你避。亦不願避也。

庭院春深

征徭緊急實難逃。個樣離情雜恁個郎君真餓癆。也無好醜。逢着做狗。也無老少。遇着使交。阿奴弗如斷子念頭歸去罷。庭院春深伯勞聽。

黃山誌

夾竹桃

一九七

黃山謎

夾竹桃

一九八

花底閒人曰。情郎固是色中餓鬼。小阿姐亦未必不是花下游魂。不然。何必斷子念頭歸去。向庭院中聽伯勞乎。要知伯勞之聲最哀。小阿奴亦不能耐聽。何妨再別尋一個如意郎。免得春深獨守也。

好有好的風流。醜有醜的情趣。老有老的妖嬈。少有少的嫵媚。情人眼裏出西施。個中滋味。全在嘗者之嗜好。

為問蟠桃

勞子我哩情郎把酒沽。沽來花下共歡呼。郎把玉簫按譜。奴唱嘉興妙歌。歌聲蕭韻。好似鳳凰引線。姐道。『郎呀。個樣得意私情。哈弗結子三千歲。為問蟠桃熟也無。』

花底閒人曰。小紅低唱我吹簫。隨人生之至樂。三千歲猶嫌少也。



版權所有
必究



國學珍本文庫

國學珍本文庫
第一集 第五種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三日再版

黃山謎 全一册

分售：定價大洋三元

著作者	墨慈齋主人
校訂者	虞山沈亞公
印行者	襟霞閣主人
發行者	中央書局
分售處	各大書局

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

中央書店總店

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



P2

311260



中華書局
北京
出版